



書
波 5
1188



大德府知府
羅

18
1155



祖慶嘗欲焚前錄俾
學者自悟西來直
指不滯文字語
今復鏤完板何也



欲初上着紐縛上
增繩令渠自透自
脫靈利漢一見便
知為家更於此錄

武之二

求玄妙了了之句一
任鑽龜打瓦溥熙
戊申重陽日住鐘

山小師祖慶謹書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參學比丘

法宏

道謙

編

洞山廣道者叢林號曰廣無心梓州人初游方問雲
 蓋智和尚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
 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將此
 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
 琳云好一坐具只是你不知道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
 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也打廣於此
 大悟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底漢
 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慈明與瑯大愚等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為參真汾

陽云此行不可以或購推聽吾一頌天無吉城
畔展戈矛將軍正馬於下過袁州城裏開啾啾
出班云楚圍何人敢當此記勃遂領衆禮拜
湛堂準和尚初叅真淨淨問近離甚處準云大仰淨
云夏在甚處準云大瀉淨云甚處人事準云興元府
淨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淨云適來祇對一
一靈明天真及乎道箇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
處準云某甲不會淨云一切見成更教誰會
洪州黃龍山父子傳器當代新山主道眼明白但其
緣法與世不偶故衲子罕從之然鼎新一院皆合叢
林典刑或問其故新云自有說禪者來院成詣南昌

武之四

陳乞請積翠南禪師傳法住持郡可其請後數年新
化去塔於山中南忽一夜夢見神人云乞去守塔寤
亦不經意一日坐於方丈又見前夢中人云願去守
塔遂詰之神云自初交代人來未幾果塑像人至乃
令別塑土地移舊者守新山主塔

暹道者父叅靈竇欲舉任金鵝暹聞之夜潛書二偈
於方丈壁間即遁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漸未
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嵩竇眷眷無言戀碧巖又曰
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
地却被無心越出山暹後出世開先承嗣德
尚續通靈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次然明曰暹首座

出世為誰燒香專使白德山遠和尚婆子詬罵曰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為你你得恁麼孤恩負德雲居舜老夫常譏天衣懷禪師說葛藤禪一日遷化於法座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叅又如前訶罵秀出眾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遽曰久立大眾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湖南小景淳上座有才學曾著無縫塔銘大通本禪師用其語答無縫塔話云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

淳居岳麓寺律身精進偶一夜經行殿陛尖脚被擲傍僧掖起昏懵不辨人事至於平生所著文字亦不能曉堯寧照禪師初遊方過岳麓聞老宿言淳事照驚曰我此生叅禪不明心地亦如淳也偶一擲尚如此况隔陰耶

蜀僧太瘤居叅時常嘆佛法混濫異見鋒起乃曰我叅禪若得真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誓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遍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竇聞其語後相見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這老僧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一坐具便行直歲甘令

人於中路歐打揷之一尺太後至都下放恣辱市有
官人請歸家供養每令侍妾奉事太屢告辭官人
留之愈加禮敬太一日伺官人至故意挑其妾官人
以此改禮因得辭不數日於鬧市中端坐而化
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雖盡得其道唯以生滅為
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琅琊廣照公安圓鑑居
衆時汾陽令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常
云興洞上宗乘非遠即覺二人云有平侍者在明安
以手指曾云平此趣不佳又提拇指了义中示之云
平向去當死於此洎明安示寂遺囑云瘞全身十年
無難當為大陽打供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

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二黃白器物書於塔銘而實
無之平後住大陽果要開塔焚之耆宿切諫平曰於
我有妨遂發塔見明安顏貌如生遂焚之薪盡燼然
衆皆驚異平以油益薪俄成灰燼衆以事聞官坐平
謀塔中物不孝還俗自稱王秀才謁琅琊云昔日
平侍者今朝王秀才我在大陽時便見你做處遂不
納又謁公安安亦然平流浪無所歸竟不免大陽了
义之記悲哉

峨眉山白長老常云雪竇有頌古百餘首其詞意不
甚出人何乃浪得大名於世遂作頌千首以誇其勝
自編成集妄意他日名高雪竇到處求人賞音有大

和山主適見當代有道尊宿得法於法昌禪師不出世住大和稱山主氣吞諸方不妄許可白髮頃之求一言之證欲取信後學大和一見唾云此公知人患鴟臭當風立地其氣不可聞自此不敢出似人後黃魯直至其寺書于壁云峨眉山白老千頌自成集大和曾有言鴟臭當風立

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琅琊廣照之嗣與郭功甫厚善南康守以事臨之宣令人持書與功甫且囑莫令縣君見功甫時任星子尉得書云某更有六年世緣未盡今日不奈抑逼何且托生君家六年望君見頌功甫得書既驚且喜中夜彷彿見宣入卧內不覺失

聲云此不是和尚來處妻問其故功甫呼燈以宣書示之亦有娘及生即名宣老纔周歲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和尚過其家功甫令出相揖纔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別幾年耶宣屈指云四年端云在甚勤相別宣云白蓮莊上與油糍端云以何為驗宣云多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甚麼聲宣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宣云平地一條溝後六歲無疾而化

海印和尚桂府人嗣琅琊住蘇州定慧時年八十餘平日受朱防禦宅供養屢到其家一日朱問云和尚後能來弟子家託生否信笑諾之歸院小不袂數

日而化其化日朱宗生一女圓照本禪師聞其事往
訪之方出月一見便笑圓照嘆云海印你錯了也女
子便哭當時化去

和州開聖覺長老參長蘆夫和尚久無所得聞五祖
法道徑造席下祖一日室中問釋迦弥勒猶是他又
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
悟為空元祖舉似之悟云好則好只恐未實不可放
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祖如前問覺云昨日向
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
是不見覺云昨日為甚麼是今日又道不是祖云昨
日是人曰不是覺於言下大悟後出世開聖見長蘆

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臂前如擣
遂於痛處發癰成竅常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
竟卒

長蘆福長老世緣頗稔而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
舟載往上海齊僧圓通秀禪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
至遇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顛預信手拈來草猶
較些子便下座秀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
諸方生滅遂躬造方丈謁之具說前事請益提唱之
語福依文解義秀曰若如此諸方不謾道你不會
開先暹和尚為歸宗南禪師作禪牀銘曰明珠產蚌
涼兔懷胎觀此繩牀取道之媒南次為開先作銘曰

著地便穩

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談論次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想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來坐間已就元大笑

荆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恐有過孔孟者荆公曰誰文定公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荆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去荆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几歎賞曰達

武九

人至論也援筆記于案間

任觀察內貴中賢士 太上皇極眷之任傾心釋氏遍叅知識每自嘆曰幸得爲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世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願遇休沐還私第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書華嚴經每一字三禮頭來生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少遲客怒曰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中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取經示之曰此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底赦書客驚駭久之還家亦自寫一部

宣州興教坦禪師宣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銀

瓶次忽有省遂出家受具遊方為琅琊廣照之嗣懷
禪師住興教坦為弟一座及懷受別請欲舉坦繼住
時刁景純守宛陵懷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
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續住持願示夢于刁學士刁
夜夢牛在興教法堂上懷凌晨辭州刁舉所夢懷大
笑刁問其故懷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也刁就座出
帖請之坦受請陞座有靈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
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坦云
鷄足峯前風悄然宗云未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
宗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坦云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云適

武二十

來錯祇對一轉語
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云我別
有語在宗乃理前
棒寄打雪竇宗乃禮拜

真淨禪師遊方所
王辯論傾座衆目為飽參坐夏六
為夜聞僧誦雲門
語云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
波無透路因有省
到德山遇應達磨小參有六處不
及雲門之語出衆
謂之遲明即行欲謁雲峯悅禪
至湘鄉聞悅化去
刁上雲居時舜老夫預造壽塔
曰這俗漢不宿出
山徑造黃檗見南禪師南堂問學
者曰鍾樓上念讚
脚下種菜時如何衆下語

契乃問勝首座云云云虎當路坐南大稱賞之遂退居
積翠菴令勝補其契淨三到庵中機緣不契乃云我
自悟處此老只是固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下山至
翠巖見順和尚順近離甚處淨云黃蘗順云菴頭
老和尚安樂否淨曰安樂順曰甚處人事淨曰關西
順曰說話又不似關西人淨曰幼曾遊學順曰甚處
為僧淨曰北塔廣和尚小師廣與秀同叅雙泉郁順
即哭曰頃訥祖印亦此二大老不會渠說話及乎我
叅得些禪要見他遷化了因此號順婆婆又問新
黃蘗住得如何淨甚好順曰渠只下得一轉語好
便住黃蘗禪也未見在淨因此豁然見得積翠用

處遂作數頌因暫到先寄積翠南閱頌知之淨至南
問甚處來淨曰翠巖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淨曰向甚
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淨云恁麼則學人亦
得自在去也南云脚下鞋甚處得來淨云廬山七百
錢唱得南云何曾得自在淨拍鞋云何曾不自在南
巽之一日因侍者捲簾次南問捲起簾時如何者云
照見天下侍者乃佛陀遜禪師南曰放下簾時如何
者云水泄不通南曰不捲不放時如何者無語南舉
似真淨淨曰和尚須替侍者入涅槃堂始得南厲聲
曰關西人自來無頭惱淨乃指旁僧即雲居禪時為
藏主云只這藏主也未夢見在南大笑

湛堂準和尚因讀諸葛孔明出師表遂悟作文章有
羅漢疏云阿羅漢者梵語也此云無生出三界二十
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受如來付囑應供人天福利
一切羣情檀越宜興供養又有水磨記云泐潭山即
馬祖大寂禪師與昔禪者輩選佛大道場雖年代深
遠而佛法未嘗遠也但其間善知識所見不同互有
高下故有遠矣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
佛觀其所以即知衆生本來成佛無有高下其高下
在人不在法也而况末世有我說法者是故選佛求
師不得不審也大宋元符戊寅有漢中沙門意中上
人尋師訪道選佛叅禪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其場

武
十二

也戲乎一時以其功也利益千古於是革其舊制邦
人猶迷徇器役機變通在我豈以繩墨拘其大猷而
爲古人規矩之所限哉是謂有子不可教其可教者
語言糟粕非心之至妙其至妙之心在我不在文字
語言也縱有明師密授不如心之自得故曰得之於
心應之於手皆靈然心法之妙用也故有以破婁也
即爲其磴欲變米也即爲其礮欲求麵也即爲其羅
欲去其糠也即爲其扇而規模法則物有關換消息
既通不撥自轉以其水也一波纔動前波後波波波
應而無盡以其磴也一輪既舉大輪小輪輪輪運而
無窮由是上下相應高低共作其妙用也出之自然

故不假人力之所能為而奇絕可觀玄之又玄然後
左旋右轉豎去橫來更相擊觸出大法音皆演苦空
無常無我諸波羅蜜而聞者聞其心見者見其性以
至顛嘗知覺盡獲法喜禪悅之樂又何即以米麵諸
所須物供香積厨而為二饋飽禪者輩往來選佛者
歟

圓悟禪師初在瀉山一日真如和尚問曰如何悟云
起滅不停如曰可知是博地凡夫老僧三十年在裏
許履踐只得相似次見晦堂堂曰我住院十二年不
會如今方會脚尖頭也踢出箇佛後住昭覺有長老
問劉鐵磨到瀉山并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如何

悟曰老僧更叅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曰昭
覺尚如此道况餘人耶

劉宜翁嘗叅佛印頗自負甚薄真淨一日從雲居來
遊歸宗至法堂見真淨便問長老寫戲得幾年淨曰
專候樂官來翁曰我不入你這保社淨曰爭奈即今
在這場子裏翁擬議淨拍手曰蝦蟇禪只跳得一跳
翁大服又坐次指其衲衣曰喫作甚麼淨曰禪衣翁
曰如何是禪淨抖擻曰抖擻不下翁無語淨打云你
伎倆如此要勸老僧

錢易郎中訪真淨說話又欲登溷淨令行者引從西
邊延壽堂裏去錢遽云既是東司為甚麼却向西去

淨云多少人向東邊討

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真淨問云雲居來何遲印云爲着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淨云却被歸宗吞了印云爭奈吐不出真淨云吐不出屙即出真淨和尚有時遽喫侍者將老和尚真來侍者將南禪師真至展開淨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輒顰蹙半餉即戒收之每每如此潛菴源和尚每見南禪師真即淚下

真淨罷參辭南禪師南戒曰你更須見英邵武淨稟旨見英入室相契英謂曰子真參得雲門禪南常數曰英門戶廣大吾所不如其爲積翠所重如此南示

三十一

寂偶泐潭笠席南昌移文命英補處英蹶然曰黃龍之道捨我而誰受之不辭一日執事者紛諍不已英

曰吾領衆不肅有媿先師奄然告寂

李文和都剎請琅琊覺和尚注信心銘琅琊大寫一句下面小寫一句文和一見大稱服

雪竇在廬山羅漢林禪師會中一日同林看開池林問開池不行月池成月自來如今池成爲甚麼不見月竇以瓦片投池中林喜之一日上堂竇出問云法尔不尔如何指南林云只爲法尔不尔竇云大衆記取和尚答語拂袖歸衆知事忿其不禮拜欲挫辱之遂請至庫內問其故竇云和尚道甚麼一僧云法尔

不尔寶云此道得不是却問次一僧亦云法尔不尔
寶云這添品拂袖便行因作師子峯詩而去
舜老夫一曰問秀圓通聞你見懷和尚是否秀云是
舜云有何言句秀云有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万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
詰舜云不好別有甚麼言句秀云一日有長老來參
懷舉拂子云會麼長老云不會懷云耳朶兩片皮牙
齒一具骨舜歎云真善知識秀從此服膺舜老夫
洞山寶禪師嗣五祖戒和尚廬州人生於娼室無姓
爲人廉謹嘗在五祖主寺事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
生薑煎藥寶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

薑付之後筠州洞山缺人郡守以書託戒舉所知者
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令出世住洞山後移住
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者來問甚官吏云縣尉
令避路寶立道左避之忽見馬蹏不行寶曰畜生却
識人尉再拜而去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肩輿遶寺行
寶云擡你爺擡你娘擡上方丈去神復輿歸方丈寶
初行脚嘗宿旅邸一夕爲娼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
寶坐禪明發娼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
去娼女以寶告其父母遂請歸致齋以謝謂其真佛
子也嘗作達磨祖師贊大播叢林琅琊覺和尚和之
載正法眼藏

大愚芝和尚會中有僧曰誦金剛經二百遍芝聞得
令待者請至問云聞汝日誦金剛經二百遍是否僧
云是芝云汝曾究經意否僧云不曾芝云汝但日誦
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便知百川
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
不生法相處驀然有省遂以白芝芝遽指禪床前狗
子云狗子咏僧無語芝便打出潛菴源和尚退居豫
章之章江寺妙喜曾叅扣之一日室中舉前話至不
生法相處芝云狗子咏汝作麼生會妙喜云狗子潛
菴大稱賞之謂其不生法相大愚芝禪師方便善巧
如珠走盤不留影迹今以實法與人豈不孤佛祖之

心乎

大申公執政時因休沐日預化疏請言法華齋翌旦
至府第坐於堂上申公將出見之自念曰拜即是不
拜即是言大呼曰呂老子你好勞攘快出來拜也好
不拜也好申公拜而斲之齋畢問未來感否言索筆
大書亳州二字與之不言所以後罷相知亳州治疊
文字次忽見二字在前始悟其為讖也

真淨和尚退洞山游浙至滁州琅琊起和尚處因衆
請小叅真淨貶剥諸方異見邪解無所忌憚下座見
起和尚云堂頭在此賴是別無甚言語起云你也得
也二人相顧大笑而去

葉縣省和尚嚴冷。抄淡衲子。哥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在衆時。待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馳遣。以至將水。就且過。潑之。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疊收具。整衣復坐。於旦過中。省至訶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云。某甲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則不去。省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續請遠充典座。衆苦其枯淡。省偶出莊。遠竊鑰匙。取油麵作五味粥。粥熟。省忽歸。赴堂粥罷。坐堂外。令請典座。遠至自首云。實取常住油麵。煮粥。情願乞和尚責罰。省令筭所直。估衣鉢。還訖。打三十拄杖。出院。遠舍於市中。託道友解免。省不允。又

云。心不容歸院。只乞隨衆入室。亦不允。一日出街見遠在旅邸前立。乃云。此是院門房廊。你在此住許多時。曾還租錢否。今討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又一日出街。見其持鉢歸。謂衆曰。遠真有心參禪。令人呼歸。

汾陽無德禪師。一日謂衆曰。夜來夢亡父母。覓酒肉紙錢。不免徇俗。置以祀之事。辦於庫堂。設位如俗間。禮酌酒行肉。化紙錢。訖。令集知事頭首。散其餘盤。知事輩却之。無德獨上筵中。飲啖自若。醉飽而去。衆信數曰。啗酒肉僧。豈坐師法耶。盡包腰而去。唯慈明大愚泉大道六七十人。在焉。無德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

野鬼只消一盤酒

法華經云此衆無非

范文政公守鄱陽

一日對食次有廣

甘蔗一片慶與廣

曰此子已後須參

而化

真淨和尚遊方時

問云三人同行必有

其淨立下肩應声

方再勸薛拽拄杖

兩陌紙錢斷送去了也豈不是

葉唯有諸真實便下座

福缺人力致古塔主領住持事

以者宣州人立其旁古於盤中取

以得便去支然脚古笑謂文政公

禪廣竟不出世壽八十四無疾

而化

二僧偕行到岩隱薛大頭處薛

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皆無語

喝薛豎拳頭作相撲勢淨云不

薛見石門慈照

白慶藏主蜀人叢林知名徧然真如

老由廬阜入都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

到法雲秀得叅堂有以慶藏主名達

令別處掛搭候此間單位空即令入

卧病秀欲往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

慶以書白圓通言秀越規矩出入

罵曰此真小人彼以道義故拚出院

此許豈正人端士所為慶聞之遂奄

遵圓通一詬而卒

撫州明水遜禪師在法雲侍者寮時

搭方丈時為新到茶遜躬至寮請

適林不在遜

同行僧與林然案僧曰汝去後渠來我為汝請遜去
僧忽忘之至齋退鳴鼓會茶林不至圓通問曰新到
在否趣請之林至圓通令退坐榻立衆前其曰山門
特為茶以表叢林禮數因何怠慢不時至然曰適聞
鼓聲欲赴茶忽內逼遂去登溷趨赴不逮圓通曰我
誠不是巴豆纔擊動你便屎出遜白曰是其忘記請
某當出院時同行僧出衆曰不干侍者與新到事是
某不合承受為渠請偶失記某當代二人出院圓通
高其風義併宥之

大瀉秀禪師在仰山偉和尚會中為首座山內請供
養主二十人先一日以名赴堂司令預知之翌日乃

方丈受曲折及會茶次輒失一人偉問誰曰隨州來
泰上座秀曰未諭已前告儼乞以他僧備真偉然之
俄有告者曰泰實在首座匿之偉亟令尋果至送入
寮畢遂鳴鐘集衆數秀曰汝為領袖師表後昆處心
不公何以勸勵學者秀舌大而乾窘無以對竟杖逐
之叢林畏服
諸方尊宿示滅火浴得舍利極多唯真淨和尚舍利
大如菽五色晶瑩而又堅剛谷山祖禪師真淨高弟
也多收斂之盛以瑠璃瓶隨身供養妙喜遊谷山嘗
試置於鐵砧舉錘擊之砧錘俱陷而舍利無損豈非
平昔履踐明白見道超詣所致耶

賢蓬頭江州人。馮山真如會中角立者。見地明白。機鋒穎脫。有超師之作。但行業不謹。一衆易之。真如結菴於方丈後。令賢獨處。唯通小徑。從方丈前過。不許兄弟往還。復二年。舉首衆立。僧秉拂說法。有大過人。趣由是改觀。住郢州興陽。數載道大行。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和尚在馮山。目擊其事。妙喜遊興陽。尚及見其肉身。

筠州黃蘗泉禪師。初習百法論。講肆有聲。更衣南詢。見真淨和尚於洞山。有悟道頌。其略曰。一錘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機鋒迅發。莫有當其鋒者。真淨嘗歎曰。惜乎先師不復見。後上堂說法。不起于座。

武之升

而示寂真淨之言益驗

湛堂準和尚。興元府人。真淨之的嗣。分寧雲巖虛席。郡牧命黃龍死心禪師舉所知者。以補其處。死心曰。準山主任得某。不識他。只見有趙州洗鉢頌甚好。郡牧曰。可得聞乎。死心舉云。之乎者也。袖僧鼻孔。大頭向中。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郡牧竒之。具禮敦請。準亦不辭。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異在衆時。晨興後。架只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其他受用。率皆類此。纔放晚參。方文行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為之。有古人風度。真後昆良範也。法雲佛照杲禪師。嘗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有木羅。

漢數尊京師苦寒佛照取而燒之擁爐達旦次日海
灰中得舍利無數諸座主輩皆目之為外道佛照乃
丹霞輩流非俗眼所能勘驗
仰山偉禪師服勤講肆叢華藉甚迨五十歲方更衣
入叢林徑造筠州黃蘗參南禪師抗志參問久而未
有省發飲南洗脚水經行廊廡間見山中耆宿即禮
拜垂淚曰念行偉年老救取行偉屏處一室設獨榻
燕坐有客至即讓榻命就座炷香叉手立其傍無他
語自尔無敢過門者南知之謂曰汝忒暇絕物不可
如此偉曰行偉老矣道業未成何暇講人事如趙州
和尚云我在南方二十年除齋粥二時是雜用心處

行偉何人輒敢宴逸南不能奪其志而心益竒之
延平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自號華嚴居士立朝骨鯁
指佞觸邪有古人風烈留神內典議論奪席獨參禪
未大發明禪宗因緣多以意解酷愛南禪師語錄詮
釋殆盡唯金剛與泥人指背注解不行嘗語人曰此
必有出處但未有知之者諺云大智慧人面前有三
赤暗果不誣也

佛照杲禪師謝事法雲居景德寺鐵羅漢院一日因
曉麥次聞百法座主相語曰禪和家多愛脫空佛照
造前曰座主會講百法論是否座主曰不敢佛照曰
昨日雨今日晴甚麼法中收座主無對佛照以手

爬子打云莫道禪和家形空好座主恚曰和尚且道
昨日雨今日晴甚麼法中收佛照云第四十二時分
不相應法中收座主屈服妙喜住徑山上堂舉前因
緣乃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
慈照聰禪師首山之嗣咸平中住襄州石門一日太
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衆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
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慈照以手指地曰平地
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剗去復
湧如初後竟不意於襄州有僧問深山巖崖中還有
佛法也無照云有進云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光照
云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檜勢如龍無盡居士愛

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
說

病腫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犯土求醫不効乃淨
掃堂宇骨肉各令齋心焚香誦熾盛光呪以禳所忤
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
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至誠所感神速如影響非佛
力能如是乎

顯華嚴圓照本禪師之嗣初因登溷喫擲打破水瓶
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
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留鄭公嘗參問之見上
堂云不願親茶契情以真寄巧曰一見顯師悟

深黃緣傳得老師心。江山千里誰云遠。目對靈光與
妙音。鄭公罷相居洛中。思顯示誨。請住招提。聞顯入
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公相何往。鄭
公曰。接招提顯禪師。溫公曰。某亦同去。顯鑿出郭。候
於郵亭。父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誰行李。荷擔者
應曰。新招提和尚行李。遂索馬先歸。鄭公曰。要見華
嚴何故却歸。溫公曰。某已見他了。竟先還。妙喜嘗見
李儀中少卿言之。

舜老夫住廬山。接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
淨。因大覺璉禪師嘗入舜室。聞舜還俗。得遣人取
歸淨。因讓正寢以居之。自處偏室。仁宗數召璉入

內問道。竟不言舜事。偶一日嘉王取旨出淨。因飯僧
見璉侍舜之傍。甚恭歸奏。仁宗召對。便殿時。富鄭
公為宰相。奏舜被刑不可登對。只許朝見。仁宗見
之。歎曰。道韻奇偉。真山林達士。乃於扇頭上書云。賜
璉舜依舊為僧。仍賜紫衣銀鉢。孟特旨再住接賢。舜
去。接賢曰。以二莊力昇轎。至羅漢寺前。二力相謂曰。
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弃轎於途中。而歸。暨舜
再來。先令人慰諭。二莊力曰。你當時做得是。但安心。
不必疑懼。舜入院。上堂舉頌曰。無端被謫。枉遭逆半。
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
無盡居士。自左司出守南昌。年飢。乃開東湖以濟民。

民困役死無數時有寂禪師者吳越錢氏之裔住上
藍無盡令選一得力行者收瘞遺骸滿千數即與度
牒寂荒行者文溫福州人操閩音作詩上無盡曰知
府左司也大奇教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收死死願
左司早入中書生箇大男兒更證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寂欲擯撻無盡知之令人傳語長老行者詩好
休要打他

舜老夫一日舉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
者曰扇子破也鹽官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
者無對舜曰時當三伏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
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

虱之廿四

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它道已颺在埕墘
堆頭了也

李康靖公徐州人微時嘗為豪右門館東道善地理
愛其忠孝直亮以葬地遺之窆其父且謂曰若要身
為三公即低其穴若欲世世榮顯可高數尺雖高葬
公亦位至兩府初登第受文僖縣主簿所得俸資除
供給家常外唯用教子讀書邯鄲公諱淑時方七歲
真宗出幸楊內翰億備顧問邯鄲裹幘頭衣綠袍捧
書一封立於橋左真宗望見令侍衛抱至讀其書
猶疑假手令別作太清橋賦即於上前跪寫進呈上
大喜楊內翰奏曰此國家祥瑞當為陛下賀送入館

三遷入翰林前後十六年 仁宗惜其才嘗謂侍臣
曰李淑如一枝花恐不耐風霜若令作宰相是速其
死也邨鄆英俊過人數等讀書五行俱下古今罕有
其比名重一時當世鉅公薨皆不得邨鄆銘其墓其
子為不孝康靖後果入兩府今世世食祿於朝家聲
不墜實康靖陰德所致耳

翠巖真點骨常罵舜老夫說無事禪石霜求和尚令
人傳語真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如此豈是說無
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之作頌曰雲居不
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求和尚
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床眠枕子撲落地打破

武之廿五

常住博舜一日上堂云黃昏後脫襪打睡晨朝起來
旋繫行纏夜來風吹籬倒普請奴子劈篋縛起便下
座

五祖演和尚會中有僧名法閑入室次祖問不與万
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閑云法閑即不然祖以手指云
住住法閑即不然作麼生閑於言下有省後至東林
宣秘度和尚室中盡得平實之旨一日持一枝花遶
禪床一匝背手挿於香爐上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
宣秘累下語閑不諾經兩三月遂問閑曰你試說看
閑曰法閑只將花挿香爐上是和尚自疑有甚麼事
圓悟和尚嘗參北烏崖方禪師佛鑑和尚嘗參東林

宣秘度禪師皆得照覺平實之旨同到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會之緣皆謂五祖強移換他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你去遊浙著一頓熱病打時你方思量我在圓悟到金山忽染傷寒困極入重病閣遂以平日叅得底禪試之無一句得力追繹五祖之語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徑歸五祖去佛鑑在定慧亦患傷寒極危殆圓悟病既愈經由定慧拉之同歸淮西佛鑑尚固執且令先行圓悟歸祖山祖喜曰汝復來耶即日叅堂便入侍者寮經半月偶陳提刑解印還蜀過山中問道因語話次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詩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臥之廿六

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祖曰且子細圓悟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麼祖曰他只認得聲圓悟曰只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呌圓悟忽然有省遽出去忽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亦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悟祖曰此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尔喜遂引去遍謂山中耆宿曰我侍者叅得禪也佛眼和尚在五祖時圓悟舉臨濟云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佛眼一日忽謂圓悟曰我舉三句向你

以手指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去圓悟舉
似五祖祖曰也好咏乃辭五祖參歸宗真淨和尚去
後祖謂圓悟曰歸宗波瀾闊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
月有書抵圓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
座作晦堂真贊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
相見果契合云云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
性禪祖曰遠却如此說禪也莫管他

洪州奉新縣惠安院門臨道左衲子往還泐潭黃龍
洞山黃蘗無不經由偶法席又虛太守移書寶峯真
淨禪師命擇人主之頭首知事耆宿輩皆憚其行時
有淵首座向北人孤硬自立參晦堂真淨實有契悟

武之廿七

處泯泯與衆作息人無知者聞頭首知事推免不肯
應命淵白真淨曰慧淵去得否真淨曰你去得遂復
書舉淵淵得公文即辭去時湛堂為座元問淵曰公
去如何住持淵曰某無福當與一切人結緣白肩栲
栲打街供衆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曰
師入新吳誘携群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
分張好醜秉殺活劒作獅子吼應群生機開布袋口
撒向南北東西直教珠回玉走咸令昧已之流頊出
無明窠曰阿呵呵見三下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
佛授手淵住慧安逐日打化遇暫到即請歸院中歇
泊容其歸來修供養如此三十五年風雨不易鼎新

初建佛殿輪藏羅漢堂九叢林所宜有者咸備焉黃
龍死心禪師訪之淵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
著子該抹人今夜且宿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
新憚之謂侍者曰這漢是真箇會底不能與他務牙
擘齒得不若去休不宿而行淵終於慧安閣維後六
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
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殿巖然猶存豈非願力
成乾神物護持使不壞耶今諸方袖手領現成受用
者聞淵之風得不愧於心乎

呂居仁初筮仕授楚州鹽城主簿有謝秀才為詠脉
曰主簿二十年後有急飢疾後果如其言再求之醫

謝曰雖無害已醫不得仍不可服煖藥常帶餅餌酒
卮自隨遷起居舍人一日登對次忽飢即奏曰臣有
急飢疾容臣退屏處服藥 上笑許之

三井公周真爭和尚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
不然何也真淨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日用現
前不屬古今今山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
昧互為賓主非關時處又問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
圭峯易證為具謂之譯者之訛其義是否真淨曰圓
覺經若可易維摩經亦可易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
而取證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之義亦何異哉蓋
眾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說非是

荆公悅服

佛鑑和尚自浙中歸祖山躊躇不肯掛搭園悟曰我
與你相別纔踰月比今相見時如何佛鑑曰我只疑
你這些子遂叅堂圓悟話間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
是甚處人山云廣南人寺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
曾收得否山云收得寺云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
近前云慧寂昨到馮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
無理可伸東寺云譬如蠅螟虫於蚊子眼裏上作窠
向十字街頭大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語佛鑑曰
既云收得逮索此珠時又言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
如何忽一日謂圓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

武之廿九

七九

東寺當時只索一顆仰山當下傾一栲栳園悟深肯
之

法雲杲和尚遍歷諸家門庭到圓通璣道者會中入
室次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杲云恩大難酬璣大
稱賞之後數日舉立僧秉拂機思遲鈍滿堂大笑杲
有慚色次日堂中特為大衆茶安茶具在首座寮案
上偶茶瓢子落地跳數跳忽悟得答話機鋒迅捷無
敢當者復至真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出
世七堂小參次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悟得方寸禪 詔住法雲閣堂日中使捧
御香至要語錄進呈時洪覺範在會下令侍者請來
編語錄云且看老和尚面覺範編次呈之讀畢謂曰
若要了生死底禪須還和尚若是攢花簇錦四六文
章閑言長語須是我洪兄始得法雲平生氣吞諸方
孩撫時輩蓋所得有大過人處乃敢尔也

福嚴寔和尚東川人初遊方見真如禪師發明正見
在為山知客寮立僧因語言過失乞退作園頭以贖
其罪真如曰汝薄福事園供衆乃所宜也終二載求
替辭真如要參真淨五祖去真如曰遍歷諸方先聖
遺範汝行勿遲直造洞山室中相契真淨舉領衆立

僧久之又至四祖宣和尚會中時時到五祖相見即
勘辯果有過人處五祖謂四祖曰寔首座叢林達士
何不舉他首衆四祖如其言五祖亦上堂稱其知見
作略有李修撰帥長沙四祖以書薦之未幾福嚴虛
席平普勳復薦之李曰當先應副四祖但尋書未見
因對客坐次有鼠於架上拖下一軸書送在面前取
視之乃四祖舉寔首座書李異之遂令出疏帖敦請
泐潭深和尚河東人真淨之嗣有悟侍者偶在知客
寮見掉下火柴頭忽然有省直上方丈通所悟深唱
出自尔失心引繩於延壽東司中自縊夜後常在藏
殿知客寮東司三處出沒或敲磬或移人鞋履或度

淨水瓶一衆苦之湛堂和尚遊浙回充首座聞其事
中夜故入延壽堂東司抽脫壁燈微明忽然撲滅方
脫衣悟便提水瓶至湛堂曰未要且待我脫衣脫衣
罷接水瓶去當時悟自縊間抽脫須臾又送籌子來
洗淨了喚云接瓶去悟纔接乃捉住摸其手或似軟
或似硬問曰汝是悟侍者麼汝便是當時在知客寮
見掉下火柴頭有悟處底麼參禪學道只要知本命
元辰下落處汝在藏殿裏移端首座鞋履豈不是你
當時悟底又在知客寮移枕子豈不是當時悟得底
汝每夜在這裏與人提瓶度水豈不是當時悟得底
因甚不知落處只在這裏惱亂大衆我明日勸大衆

為你看藏經裏錢設粥追悼汝汝當別求出離叅禪
學道弘揚佛法不得帶著於此言訖乃推一推如瓦
礫塔子倒索然有聲由是絕跡湛堂臂冷如水踰半
月方平復蓋非人附陰而至故冷氣侵人如此
許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
平望夜夢白衣人謂之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
曰某家貧無資可以遺人白衣者曰何不學醫吾助
汝智慧知可輒寤思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
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病者日填門無不
愈者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艤舟平望夢前白衣人
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普陳樓閣阻殿上呼臚喚

一作五思之不悟其意後登第唱名本第六人因上
名殿試罷不祿遂升第五乃在陳樓之間方省前詩
識也

佛光無礙禪師自蘇州承安赴 詔住大相國寺慧
林禪院 惠恭皇后嘗於簾下見登對罷乘空而去
故日以太官所進御膳供養復令取禪師所食之餘
還宮又以地錦製法衣自綴禪牌賜之以表奉法之
誠冬月賜紅錦帳子乃至服飾器皿皆宮中所賜法
衣回施法雲佛照禪師佛照復寄洪州寶峯湛堂和
尚書云地錦法衣與準師弟行先師之道湛堂示寂
留鎮山門交割至今猶存

照覺禪師自泐潭移虎溪乃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
堂後百廢具舉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常言晦堂真
淨同門諸老只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蓋照覺只
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為道更不求妙悟却將
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頓悟見性法門
為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心中所
現物為高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為禪誣
罔先醒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
倒恬不知覺真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衆生希聖成
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衆生雖
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邪

高過謬非衆生。豈虛語耶。

真淨和尚小叅云。今時有一般漢。執个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是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它。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有个生緣。那个是上座。生緣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凡百施爲。只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壑。長時一似生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你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

去今得道子孫。冰消瓦解。解間有末流。門如死灰。謔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信矣哉。

佛照杲禪師初住歸宗。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斝罷。坐於僧堂。地爐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眉雪頂。一人年少。皆丰彩。頎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坐下有如此僧。須臾二僧出堂。杲襲其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爐中尚有火。杲炷香拜佛。二僧復出。亦襲其後。至佛殿前。偶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合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扁鎖。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鎖匙開門。見爐中香煙未散。香合在寶階上。自不喻其故。妙喜親見佛照說時。守舜在其傍。猶指以

蓋證

大丞相呂公蒙正洛陽人微時生緒牢落大雪弥月
遍干豪右少有周急者作詩其略曰十謁朱門九不
開滿身風雪却歸來可想見也塗中邂逅一僧憐其
窮窘延之歸寺給糧與衣遺錫遣之纔經月又罄竭
矣再謁僧僧曰此非久計可移家屬住寺中房廊食
時隨衆給齋飯庶幾可以長久呂如其言既不爲衣
食所折困遂銳意讀書是年應舉獲鄉薦僧買馬雇
僕備衣裝津遣入都下省關中選殿試唱名爲大魁
初任西京通判與僧相見如平時挈家赴官終任入
館十年遂執政凡遇郊祀所有俸給並寄閣 太宗

武之三十四

武之三十四

一日問曰御累經郊祀俸給不請何也對曰臣有私
恩未報 上詰之遂以實對 上歎曰僧中有如此
人令具名聞奏賜紫方袍加徽號以旌異之呂計所
積俸數萬緡牒西京令僧請上件錢修營寺宇并供
僧其寺元是鐵馬營 太祖太宗二聖生處 太祖
朝已建寺其僧乃寺主也 太宗別賜錢重建三門
賜 御書度僧呂公逐日晨興拜佛即祝曰不信三
寶者願不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於朝外護佛法
猶子夷簡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罷即焚香發廣
慧璉禪師書一封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元日發
天衣懷禪師書台丞好問元日發圓照本禪師書

公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杲禪師書其家世怵信痛
劬蓋有自來矣故錄之以警後世云
保寧勇禪師二上足處清處凝同參白雲端禪師凝
在侍者寮最久端有萬氣疾凝常煨蘆菹以備無時
之須端作傳大士講金剛經因緣頌曰大士何曾解
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都無用直得梁王
督眼睛舉謂凝曰督底是甚麼此一句乃為凝說老
婆禪也凝以為親聞故綴頌下凝後住舒州天柱山
清住舒州太平有大機辯五祖演和尚劬累之清嘗
謂凝曰吾弟禪乃是為老和尚煨蘆菹換得
政和初間有熊秀才鄱陽人遊洪州西山過翠巖時

長老諱思文嗣佛印元禪師亦鄱陽人遣二人力搆
藍輿至淨相所經林壑陰翳偶見一僧皤古神清厖
眉雪頂編葉為衣坐於盤石如壁畫佛圖澄之狀熊
自謂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于西山疑其
猶在出輿蹶踏而前問曰莫是亮座主否僧以手向
東指熊與二力隨手看回頭失僧所在而小雨初歇
熊自登石視坐處猶乾躊躇四顧太息曰夙緣不厚
遇猶不遇也

泐潭月禪師黃龍南禪師齊名叢林稱南有定力月
有辯才常共飯而月下急一舉而盡飲漱棄去不顧
他人遲速南屢苦之上藍晉禪師月之甥也侍次訖

目之告南曰師伯欲少待但舉楞嚴一二義詰之必
忘所食衮衮不已南試之果如晉言
夾山齡石霜琳久依佛日寸禪師罷參後同遊上江
至黃蘗見南禪師上堂小參琳不論其旨遂求入室
齡怒之爛歐一頓而去琳後大悟機鋒脫略凡說法
頗類真淨而於真淨不相識住石霜以頌送僧見真
淨後句云憧憧四海參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
生肇融叡乃羅什法師之高弟号四依菩薩嘗問什
釋維摩經至不可思議品皆闍筆盖此境界非心思
口議遂不能措一詞如李長者論入華嚴法界詞分
句解皎如日星泮然無疑若非親遇了緣安能如此

武之三六

保寧勇禪師四明人初更衣依雪竇明覺禪師問道
雪竇訶為央祥座主勇不意堂儀纔滿即抽單望雪
竇山禮拜誓曰我行脚參禪道價若不過雪竇定不
歸鄉遂至長沙雲蓋參見楊歧會和尚與白雲端和
尚為弟昆後出世住江寧府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其
言

雲頂山敷禪師開堂日有樂營將出問云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不問遂回顧堦前下馬臺云請和尚吞却
下馬臺敷展兩手云細末將來樂營將於言下有省
懷禪師嘗謂秀圓通曰元青州慶福建并汝三人克
證吾宗自餘皆是隨根受道

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衆云。希有世尊。且道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贊希有二字。圓悟禪師云。一句是一箇鐵橛。故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真淨和尚一日告南禪師曰。端和尚頌臨濟三頓捧。因緣與某見處一般。南云。汝如何會他底。淨纔舉南喝云。端會你不會。

五祖和尚初參圓照禪師。會盡古今。因緣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化云。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

去神廟裏避得過。遂請益圓照。照云。此是臨濟下門風。須是問佗家兒孫始得。祖乃參浮山遠和尚。請益此公案。遠云。我有箇譬喻。你恰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夯一條衝擔了。却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祖云。恁麼地時。大段未在。遠因謂祖曰。汝來晚矣。老僧年邁耳背。汝可去參箇小長老。乃白雲端和尚。老僧雖不識。佗見佗頌臨濟三頓捧。因緣見得淨潔。祖遂參白雲。

五祖和尚嘗問白雲。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白雲便喝。祖大悟。

五祖和尚既入白雲之室。白雲令山前作磨頭。祖逐

年磨下收糠麩錢典解出息雇人工開供外剩錢入
常住每被人於方丈闢諫是非云磨頭逐日磨下飲
酒食肉及非所糠麩錢將使盡矣一院紛紜祖聞之
故買肉沽酒懸於磨院以手揶揄與婦人語笑無所
忌憚白雲一日喚至方丈問其故祖喏喏無他說白
雲劈面掌云便去退却祖色不恠云俟結筭了請人
交割乃作禮而去次日至方丈云某在磨下沽酒買
肉之餘剩錢三百千入常住白雲大驚方知小人嫉
忌時秀圓通作首座受四面請即請祖充弟一座及
秀遷住棲賢祖復繼住四面

白雲嘗問五祖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

武之三六

撚無油意作廢生祖云無摸索處後出世住四面白
雲以頌送之曰無摸索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拚虎鬚
今日雙泉通一線好看月上長珊瑚

五祖和尚云我這裏禪似个甚麼如人家會作賊有
一兒既長成忽自思惟我爺在時我爺養家我爺老
後我却如何養家也須學个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
云好得一夜引至一富家穿窬入其宅開物帛櫃謂
兒曰你取性入櫃中取物兒纔入爺便閉却櫃門將
鎖鎖了故於廳上敲打令人家驚覺乃先尋舊窬而
出其人家起來點火照上下果是有賊然又去了賊
兒在櫃中怪云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忽得一計

乃作鼠鬻聲其人家使婢點火開櫃櫃纔開賊兒遂
聳身突出吹滅火推婢倒急走出其人家趕至中路
賊兒忽見一井乃推一巨石投井中其人家却於井
中覓賊賊兒乃直走歸家問爺何故鎖我在裏許爺
云你且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事爺云你怎麼
地儘做得也
五祖一日謂圓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痛悟曰
不知有甚麼病祖曰禪或多悟曰本為參禪因甚麼
却嫌人說禪祖曰但只尋常說話多少好續有僧問
因甚麼嫌人說禪祖曰惡情惊便是
圓悟佛鑑佛眼同在五祖一日相謂曰老和尚只是

乾噪噪地禪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為
不墮諸數祖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色是
諸數摩尼珠是佛身圓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
輩說時費力他只一兩句便了分明是个老大虫
五祖嘗云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云猫有歎血之
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若
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佛鑑和尚云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今諸
方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

圓悟和尚未出蜀時已聞定慧信洞山文石霜琳禪
師名出蜀聞琳已歸寂因逗留瀘山真如會中六七

載遂蹉跎竟不見三大老為終身之恨
師初遊方見宣州明寂紹瑄禪師徧見前輩如琅
琊雪竇天衣皆承事請法出世嗣興教坦和尚後遷
太平州瑞竹退居西堂師從之請益雪竇拈古頌古
瑄令看因緣皆要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
先聖之微旨瑄嘗稱於衆曰果必再來人也復遊郢
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微在芙蓉會
中首衆堅為侍者十餘年師周旋三公座下甚久而
曹洞宗旨者盡得其趣授受之際皆臂香以表不妄
付授師自謂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
之依湛堂和尚一日湛堂問曰你今日鼻孔為什麼

也之字

無半邊對曰寶峯門下湛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
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麼對曰姓梁湛堂以手
自摩頭曰爭柰姓梁底少个幞頭對曰幞頭雖無鼻
孔相似湛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
對曰金剛經湛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雲
居山高寶峯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湛堂曰
你却做得座主使下湛堂一日謂師曰果上座我這
裏禪你一時理會得也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
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得只是有一件事你還知麼
對曰不知甚麼事湛堂曰你欠因地一解在你不得
這一解我方文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文便無了

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着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
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後因湛堂疾亟師問曰
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誰可以了此大事湛
堂曰有个勤肥子我亦不識他你若見之必能成就
此事若見他了不得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參禪
師在寶峯時元首座極見喜因請告謁李商老約一
月便歸後四十日方歸元一見遽云噫野了也無常
迅速師不覺汗下
師因讀洞山悟道頌疑有个渠又有个我成甚麼禪
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着師再舉湛堂云你舉也
未會便推出

臥之四一

師因湛堂和尚示寂請洪興範狀其行實又得兜率
照禪師書為紹介特往荆南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
見無盡立而問曰公只恁麼着草鞋遠來對曰某數
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對曰二十四又問
水牯牛年多少對曰兩箇又問甚麼處學得這虛頭
來對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曰念公遠來且坐喫
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師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毗
目睛牙齒數珠皆不壞得舍利無數山中耆宿皆欲
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得遠來冒贖釣
聽無盡曰某被罪在此不曾為人做文字今有一問
問公若道得即做塔銘道不得即與伍貫錢裹足歸

兜率叅禪去師曰請相公問無盡曰聞得準老眼睛
不壞是否師曰は無盡曰我不問這箇眼睛師曰相
公問甚麼眼睛無盡曰金剛眼睛師云若是金剛眼
睛在相公筆頭上無盡曰恁麼則老夫為他點出光
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
銘無盡唯唯而笑

圓悟問師達麼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惣作野狐
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
是第一句師云此是第二句

圓悟問師云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開寶塔

圓悟問師巖頭纜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

日之四十二

喝意作麼生師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

劍

僧請益圓悟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

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投子下禪牀立意旨如何

圓悟曰切忌復請益師師曰恰好

師謂趙巨濟曰老和尚忽退去後別有人來教你禪

這一轉因緣怎生會那一轉又如何會便將熱屎潑

但記取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
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箇悟處特來求首
座印證師云你去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說見處為

甚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其僧慚
懼而退

圓悟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在金山陞座乃
云四年前見他恁麼地及至來金山陞座也只恁麼
地打一箇回合了又打一箇回合只管無收殺如何
為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
柄出只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
那裏只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
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昔做得細賦工夫所以
對衆只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云事不如
此龍王得半盞水便能興雲吐霧降注大雨那裏只

臥三

管去大海裏覬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底人
持一柄鎗纔見賊馬便知那个定是我底近前一鎗
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為人始得
師因遺火燒簾次日告香舉狗子無佛性話乃云欲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雲門大師道若是得底人
道火何曾燒著口因作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道火
何曾口被燒昨夜驀然簾上發南海波斯鼻孔焦
師因舉趙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雪峰州云雪峰有
何言句僧云雪峰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
人尋常向甚麼處病趙州云汝更回去麼僧云即日
便行州云我寄你个鉢子去師云如今諸方商量趙

州寄鐵子與靈峰便道刻却那痾底當時若道寄个鉢盂去不知又如何商量

師因舉肇法師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現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師云蓋以理為神御故不是默然人多是去這裏死却不得活只得口掛壁上古人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雲門大師活得便會道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望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英蓬頭曾下四轉語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是諸佛無說而說淨名杜口於毗耶是菩薩無說而說須菩提唱無說以顯

卷之四十一

道是聲聞無說而說釋梵絕聽而雨花是凡夫無說而說此四轉語在他分上則儘好若是為人則不得李道山剃頭請小叅山僧亦曾有四轉語釋迦掩室於摩竭喪盡家財淨名杜口於毗耶守繫馭極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把髻投衙釋梵絕聽而雨花望空啓告

師因舉舊見一老宿上堂云我在老師會中得个末後句不免布施大眾良久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便下座師云山僧即不然我在老師會中得个末後句不免布施大眾便下座

師因入室退謂衆曰今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
開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
人問你手中是甚麼却放下了拈起一个土塊相似
可煞是癡若恁麼參到驢年也則未省
師云如今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遍辨白學者不
出却教他說見處便問你見處如何學者云我見處
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
如何爲得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處云芥雲橫谷口
遊人何處來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
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
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唯你

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一衣裏是見他處
須是如此始得

師云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空恰似你將得
箇琉璃瓶子來護惜似箇甚麼我一日便與你打破
你又將得箇摩尼珠來我與你奪了你相次只恁麼
來我又和你一雙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
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道既無善知識爲什
麼却要殺人且道是甚麼道理

師云如今兄弟做工夫不省者過在於何只爲要去
明他只知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物不得且作麼生明是你將一轉語去明他得麼

永明他不得古人志殺直截自是你不肯去直截處
行可謂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云山僧待人至誠須是你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
直入如來地參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語心言直
故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祖師西天只道直
指人心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擬議思量
早曲了也而况脫空乎

師云學道人如被人偷却一顆明珠相似須是先捉
得賊始得若捉得賊然後緩緩地考將來自然尋得
出也

師云你若會去過他方世界更他方世界又他方世

父云當初將謂茆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李參政聞
之豁然契悟謂師曰若無後語某亦不省李端友私
謂蔡子應儲彥倫曰不是李漢老參得禪乃是李參
政參得禪子應曰不然參政公不是三家村裏漢須
是他自肯始得彥倫曰子應之言是也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川云昔有人問泗洲大聖
何姓州云姓何又問住何國土州云住在何國此意
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無國土乃隨緣化度有
川笑云大聖姓何住在何國如是往返數四遂致書
於師乞爲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寄去三十棒打
大聖當初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馮居士不合道大

聖決定。若何若是烏龍長老教他自領出去。
師到明月堂見壁畫拈骨髑濟川頌云形骸在此斯
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師繼以頌云即此骸骨
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因無礙請師讚法海真乃曰上江老宿大段笑下江
雲門下却不笑覺印蓋他曾見保寧勇洎真淨輩兼
秀圓通曾見舜老夫浮山遠所以較別其餘皆可笑
也蓋法海嗣覺印覺印嗣圓通也其詞曰廓圓通門
續雲門派燕坐胡床虎視百怪佩毗盧印摧伏魔外
一句當陽電光匪決不動道場入三昧贊毀二俱遭
白癩夫是之謂法海老人能於一毫端而遊戲無邊

法之四十六

師云我這裏空手只是用你底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是昔雲蓋智和尚
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憇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
智云只是个談空亭太守不喜遂問本慕願本云只
將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蓋若以
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人寶峯
元首座亦有道之士荅話機鋒鈍覺範號為元五斗
蓋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荅得一轉話

師云張無盡見兜率悅却譏晦堂有頌曰久響黃龍
山裏龍到來只是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
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莫服山僧後來見得惜乎

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觸背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
若將此頌要見晦堂不亦遠乎
師云山僧在泐潭時未參得禪先會得汾陽十智同
真愛他道面目現在遂作頌曰兔角龜毛眼裏栽
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嘗舉似洪覺範覺範歎曰作怪我二十年做工夫只
道得到這裏

李參政漢老蔡郎中子應儲大夫彥倫李教授端友
一日同會雲門菴因師小參舉趙州栢樹子話有頌
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
語敢問諸人既是打破趙州關爲什麼却尋言語良

武之四十九

月雖非實見已有清涼之意如獅子吼雖未發聲
已生畏仰之心自非真是恁麼人辨恁麼事衆所推
許疇能及此雖然孤峯頂上訶佛罵祖彼佛日也一
幅丹青默然無說此佛日也孰是孰非明眼人必有
辨之者吐

李參政

漢老

師之事園悟如管仲之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師
之辨邪正如仲尼之尊周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觀其說法如雷如霆要處如約如契用處如日如火
合處如父如子故一時英奇博達之士皆重其道德
而從之久之游四方鼻孔遼天分座說法之流亦服

膺而稱弟子嗚呼所以起臨濟之正宗光明盛大於世者其有以也夫
圓顛岳聳秀眸電擘和氣春融孤標霜潔為法梁楹作世津筏人天瞻仰魔外震懾更有一句誰能辯別道是則瞎却汝眼道不是則蹇却汝舌普化莫翻筋斗趙州休言打殺阿難迦葉盡攢眉未了吾今為君

李參政恭發

往年曾見老維摩今朝忽著僧衣服因甚丹青邈不成只為從來無面目

錢叅政處和

也不清寧此老滅天下太平好時節

孔之罕六

之法界

李參政跋漢老

妙喜老人頃由訓徒凡舉揚次必引古今異事欲聞後學之未聞耳門人覽書草軸且為記事或好事傳于方冊悉非老人著述之文以故事無次序文不飾詞但一時據實直截明道而已叢林中不知其詳者往往以此品藻是非冰炭得失於戲今之學者管天蠡海一致於斯失其真而循其贗却其本而趨其末誠亦夥矣殊不知老人初無意於編集文墨乎予不可默識謾書於草本之後辛酉上元日無住居士李邴書于小溪草堂之上

張丞相德遠

以大方便護持正法巍巍寶相迥超生滅江河洶湧
龍象蹴踏我觀師容作如是說

正令既行天魔落膽在在處處法光照耀有子弗識
謂師立我看取太虛雷聲電火沛為法雨均受其澤
以是觀師自他莫隔

法眼傳心俗眼傳形惟形與心二惣非真要識大慧
青天白雲

李丞相伯紀

聞佛日之名而未識其面見佛日之相而未聞其言
心契神交未識面可也目擊道存不聞言可也如水

武之筆

海裏躋足坐試問有何神通把住鷲面便唾擬向金
輪風輪水輪欲界色界無色界東矇身洲西牛貨洲
南瞻部洲北俱盧洲遶天一十八遭尋這般列列挈
挈怪怪奇奇底尊慈元來更無兩箇咄

肚裏無一物眼前空做大座下千餘人從頭都罵過
一期快尊懷惡名遂遠播料想晉唐傳裏必無如是
之高僧景德傳燈錄中豈有這般底達磨英靈衲子
見之好與鷲面便唾

馮給事濟川

要識徑山長老強項更無倫正安却千五百衆常住
元無一粒若論說禪說道果是縱橫難敵一味性氣

不常佛也理會不出萬法一見便回敢保上上大吉
千五百人粥飯頭三百餘州善知識室中用箇竹篋
只要拗曲作直若能當下全提便見佛祖消息信得
及則立地成佛不費纖毫力
箇是徑山和尚逆順千般萬樣喜時菩薩不如怒時
脩羅莫况信意七縱八橫一任時人背向虛空尚可
猶邈這漢從來無狀

徐侍郎 稚山

世尊梵相不可雕誌公形容不可邈若要脫體渾相
似不用丹青兼斲削此身儼若禪定處又似談空句
非句謾將寫示世間人不如倒行出門去

此之也

趙郡王表之

未出頭時籠天蓋地纔垂手處驚天動地家風不尋
常談禪成老異識者望山贊揚疑者謂渠罵詈除非
曾向此山頂上行方解吞巖與飲氣

劉侍郎 韶美

平生凌跨佛祖罵得半文不直被人猫畫將來一句
何曾道得道不得聽不聞只這些子函蓋乾坤所以
四方學者雲集其門沒討頭處翻袴作裩我與此老
素無冤結一回見面眼中釘概不須到處露渠醜拙
河清海晏秋天高誰家甕裏無明月

吳提刑 昭

英氣玉山橫慈容秋
道非徑山真麥中還有起除非識心人是非都不
滯貨百千年秦時輾轆鑽

重興臨濟正宗杓柄須還這漢從來海上橫行莫怪
平生擔板我今隨喜贊揚要且一期方便更若回頭
頭渠瞎却天下人眼

劉侍郎 季高

瞿曇係四十九此傑孫世希有姿如天人仰如斗七
十五年獅子吼接物利生慈父母寫之丹青傳不朽

蔡郎中 子應

這箇老阿師平生無所證面目不足觀言談非可聽

武之五十二

偏說大脫空又愛使心行攪擾天下叢林訶罵古今
賢聖如何當代宗師却有許多疵病就中一處可憐
生解道狗子無佛性

張徽猷 昭遠

稟奔雷掣電之機負挾山超斗之氣逢人說妙談玄
本分全無巴鼻或時吹沙走石元來是他游戲若還
不是具眼作家管取落他這般圈穢

氣宇軒昂天資列挈峭拔機鋒雷奔電掣格外錯推
烹祖烹佛可憐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鄭學士 尚明

世道交喪惡魔王長堯日掃氛佛日破妄江湖離

存備衰微師來求人說法應機人住我去人安住
鶴鷺何求鳴嚇腐鼠火種刀耕若將畢生水雲無滯
山海任意祖催六宗師辨正邪只論一是不問五家
居今行古不存規矩起廢針育只令一悟久參衲子
來不可麾累根服膺何以使之少與激發皆活鱗鱗
放之叢林莫尔敢遏宗工大賢其合也天不見怒疑
見之釋然如休黃蘗如愈大顛方來未艾奕奕其傳
道在論實不汝競口分塗揚鑿各視長久草偃風馳
雷轟雨驟話行不持三十年後

鄭參議禹功

真箇臨濟兒孫透徹三玄三句拈出丹霞幘頭江北

三玄三句

江南獨步德山歌禾山鼓雪峯毬巖頭舞平地骨堆
做盡路布爭如四海一閑人襟韻飄飄袖輕舉塞上
將軍只識彪辟易方知有真虎
人言此老喜談禪此事誰人敢授傳少室峯前無刺
語二祖風流遠大千立雪齊腰茲事且置明月堂前
又作麼生薰風颺颺今猶昔正好披襟撫舜絃

陳通判次仲

偉哉此老有逼人之風韻有如王之氣宇以正知見
主張大法以大力量荷擔諸祖縱口說禪如雷如霆
恣意罵人如風如雨分別邪正如正人端士之在廟
堂臨機殺活如謀臣猛將之臨行五柱撰長老嫉之

如仇讎本色衲僧愛之如父母楊歧一宗歷五世而
光明盛大者賴此老以為法道之主至其鑪鞴方交
鉗鎚後學道出常情衆人莫得而擬議者不過一條
黑竹篋子仁禪仁禪切須薦取

傳經幹忠厚

堂堂徑山人中之傑舉世背毀我獨面折人謂汲黯
不在朝列下筆縱橫雷驅風卷人謂東坡不在翰苑
我知斯人人天之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蒲團拄杖
笑視軒羲

朝賢祭文

特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武
武

使榮國公湯思退

嗚呼道基竺乾化流普通世歷七祖枝分五宗諸方
作者角立爭雄遠晦而微必昌而隆大哉禪師佛佛
我同行解相應人境俱融仲尼之日老子之龍照曜
萬里乘雲馭風七十五年法施無窮震於華夷仰如
衡嵩果滿緣周順世而終人天咨嗟山林改容惟師
道鑒夙契宸聰載錫命書恩殊禮豐我近逢師警
昏發蒙亦窺其藩未遊其宮師遽云云今將安從拘
縻朝絃致莫躬緘詞命友以紓我悰師今湛然常
寂光中生無所著死亦非空而我何為拳拳于東尚
享

降授特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魏國公張浚
嗚呼我之與師本自心契燕語從容相忘物外惟師
之心忠孝是依憂國憂民不落他歧孰識真僧巧肆
中毀投之嶺隅快已私意惟彼太虛纖塵何汗惟彼
真金烈火何渝晚歲際遇本自天理師不少留為之
出涕尚享

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知臨安軍府事賜紫金

魚袋陳輝

佛法寢季異見相攻不有傑然孰振其宗猗歟大慧
道峻而通孔老梵釋內外混融雄辯俊儀如河決東
褰裳從之靡求不供下動閭里上傾王公歷載五十

莫嬰其鋒晚歸龍井談笑示終師豈有逝道俗所惆
饋奠之薄聊寫我宵尚享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劉岑

嗚呼大慧示現於世說法度人者七十五年道大孰
擬直與古佛黃面瞿曇並軀而齊肩正法寂寥誰與
扶持賴吾大慧振起而復傳道眼如斯人天皈向方
當一心恃賴慈護如子念母如病得藥如徒得車如
涉得舟衆生如雲與師有緣聽法未厭云何忽焉雖
聞示寂尚異住世竟不少留而般涅槃如師之高生
死去來夢幻泡影皆示教而設權天人之姿今復何
在懷想馨芬猶了了於目前唯是老朽識師京都遇

之擇木之堂別之吳山之嶺屈指于今幾五十年心
眼相照無復世態為衆生痛徒想像於靈筵形雖已
矣隨緣赴感當不離菩提座而遍於三千大千寓情
斯文如何可言尚享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徐林

正教初傳一花五葉結果既成枝分派列揚歧正宗
圓悟是嗣師子窟中復生師子哮吼奮迅震動大千
魔軍潛伏大用現前群目瞻仰瞰日中天師窟衡陽
我遷南上移書相問欣然心許歲在己卯始覲慈顏
欲傳其心匪訓以言欬然示寂返真歸源雙林滅度

武子三

三昧火起葱嶺西歸獨存隻履四衆纏悲如失怙恃
我之於師慕戀無已何以寓哀薦之明水尚享

降授左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江淮都督府參

贊唐文若

嗚呼是本無法法相承得無法法指空示人謂菩
提印謂魔王軍神而明之萬物俱陳威音已前誰鑿
戶牖迦葉一笑符契相授臨濟得師棄而不守鼈吞
鯨擲意氣無前反睨其母慈孝熏然巍巍堂堂證大
自在散落語言傾倒渤澥為汝說竟信受匪親禮樂
征伐若笑而擲豈以障故而生怒嗔倒戈仗鉞悉歸
哥仁七十五年俛仰如是像教凋落龍天憔悴万世

一遇有大聖人堯思舜聰契此道真隆名懿號茲
焉寵賁法既不滅師豈長逝我念疇昔與師無同西
家之西東家之東云何計來暴飯無及編曲鼓琴明
月其室尚享

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喻樗
大士達化理難兩全或得佛法而無世緣有據名山
其徒如雲四衆雖仰道價蔑聞備是二者粵惟導師
我不即物物咸從之豎拂拈槌訶佛罵祖聲如雷霆
震于東土縱橫妙用我不敢知勢到佛力尤為魁奇
紙衣立脫隱峯倒化視彼死生實同晝夜我瞻徑山
浮圖巍巍誓首遺範後學攸歸尚享

武
武
武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提舉
學事充福建路安撫使汪應辰

嗚呼臨濟之道不絕如綫剽竊裨販紛紛自銜道不
終晦異人乃現卓絕之識縱橫之辯乘鋒投機間不
容眴嬉笑怒罵種種方便如蟄而雷如閨而覩一聞
正音不墮邪見七十年間更閱世變持此噉噉付之
百鍊生死亦然夫豈流轉我獨何為食不能咽念昔
從游開我迷眩我方在朝移書責善今無復聞吾以
自唁重趺百舍斲致茲莫尚享

左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提舉學事

張孝祥

惟師道大德備為人天師細入微塵妙周沙界無乎
不在一以貫之言語贊揚其則彌遠雙 告變隻履
云歸海漸慈梁人剗慧目性路誰關佛燈永燃像法
之替夫孰不悲孝祥辱登師門見謂可教一言之誨
鍼痼起死仲夏委書曰將來臨日聽擊音迺以計至
惟日在天人有明晦我常與師起居飲食師存師云
彼見如此我辭薦羞亦以彼故尚享

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鄂州兼管內安撫
使方滋

惟師妙辯無方英標間出承湛堂之三喚文采旣彰
契圓悟之一言靈光洞耀德譽喧騰於四海禪徒奔

走於諸方雖風波嘗不測之淵然松栢凜後凋之節
言不可已存記載以不遺道常無名非贊歎之可及
俯念襄慵之迹夙論道義之交記倒屣之云初辱持
孟而惠願過門頂謁荐登衡嶽之蘧蘆易地相忘屢
枉程江之書札迨來歸於吳越曾何間於歲時獨無
靡蘊之機緣可入終南之闢奧亦乃循誘鈍根之士
昭垂法語之言中視歎然愛忘厚矣驚傳計問越在
客塗想靈塔之已成哭虛堂而無路宗門闕建觀隆
棟之忽傾苦海橫流失慈航而安濟肅陳薄供聊寄
私衷尚享

石奉直大夫直秘閣

惟師昔以道法鳴於東南領袖萬僧聲名彌天雖釋
其衣而心實儒貫穿百家氣雄萬夫以言迂世一跌
幾年生死窮達如不動山雖困其身道則愈明四海
導師斗南一人昔寓衡嶽時始見師一見如舊宵襟
坦夷生平自念所遇孔艱深中厚外其徒實繁與師
一語目明心開西來妙旨雖未究該而其大節荷師
深知今則已矣誰其告之嗚呼子方病歸幾卧九泉
僧悅忽來報師之遷拊枕失聲揮涕咨嗟知幾百歲
復生師耶師固超然我心則勤此一瓣香非師莫陳
洋洋湘江万折必東我之懷師豈有窮哉尚享
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黃鉞

堂堂惟師道大如天徒知其高孰見其全出現於世
聲震大千奔走四方釋縛解纏王公大人服膺拳拳
晚契 皇明恩旨屢宣寶墨昭回照耀林泉方期入
對疏闢道源師乎不留遽順世緣苦海茫茫喪大法
舡正宗淡薄君子憂焉鉞識師晚尚獲周旋疇昔之
別忽復累年往見不能俗慮所牽書來自夏計問忽
傳驚怛失聲徒尔潸然師如寶月歷劫長圓東升西
沉晝夜豈偏此清淨輪寧有變遷緘詞千里姑以告
虔山川雖隔師常現前尚享

右朝散郎試將作監李端民

嗚呼臨濟大用揚歧正脉不有偉人孰探其蹟堂堂

禪師釋門標的落髮受具龍蛇混迹周游四方如玉
蘊石一見圓悟機緣相直狗子佛性會其有極全體
現前心融形釋匪圈金剛匪蓬栗棘昔也黯暗青天
白日昔也鈍滯電光霹靂囊篋細碎窠臼綿密光明
普照洞然明白宗風既振大闡法席坐斷雙徑魔外
辟易正令方行盡掃蝥蟻彼何人斯乃俾遷斥投荒
萬里黃茅絕域身雖可抑其道不忒挈包來歸了無
一物 大君有命育王振錫學徒奔湊亘于阡陌旋
歸徑山坦塗再闢謂言住世永紹正嫡云胡不淑西
歸履屐嗚呼哀哉耆舊凋零正音孤寂風穴之後石
腸鐵脊一朝去此悲慟奚益慨念晚歲盡夷畛域莫

武之序

莠之茂公亦匪斤縱心而行刊落餘癖浮謗川流往
徃疑惑醯鷄夏虫有言昔昔豈識大慧一味真實惟
彼至人本無欣感生非吾作死非吾息或是或非凡
情孰識逆行順行天亦莫測若毀若贊彼自揀擇嗚
呼哀哉惟我支離久仰名德中間相望雲海蕩瀟豈
意東越獲拜履舄叙述疇昔情同莫逆竭來行朝會
面促膝出入四載俗累縈迫夢想名山跬步間隔時
因西風間奉書尺繼聞公病憂憂懔懔猶冀勿藥言
笑之適翩然告逝閱此和壁龍象既往憂心如怒法
乳其瘠慧峯其泐孰與揮斤以斲郢質側聞靈骨塔
廟奕奕臨風愴恨垂天闡翼虔修清供以寓痛盡焚

香遣价觀縷叙述用致神交傾寫腎臆明靈昭然鑒于願力應供善來以慰心惻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右監門衛大將軍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趙不微

嗚呼我未識師仰師之高每虞先顛畢世莫交乃既一見領略音旨視座春容心目兩契師亦印可容我入室呵呵大笑去礙膺物我實鄙鈍賴師發蒙睽異未幾拳拳于中此遭非辜自救不暇忽聞順寂莫造几下歲時晚晚人物眇然臨文哽塞老淚如川尚享

右奉議郎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賜緋魚袋張巨卿

卷之三十一

右修職郎臨安縣主簿莫漳

右修職郎臨安縣尉周文諒

惟師警悟之識英特之資禪門棟榦後學宗師三昧六通万轍千歧如摩尼珠隨物應之詞鋒穎利觸處投機破迷釋縛渙釋群疑酌而不竭用無盡時如東海洋莫能測之淺識邪見人各異師執文害意泥矩循規磨礪未悟卓錫何為法雨普施一洗空之中遣謹片瘴嶺嶮嶮一身間關萬里奔馳折而不撓恬然自怡定力嶽峙孰可沮之能仁舊隱綱領荐持爰膺宸命俯慰人思神龍助供草木生輝四方龍象靡然從之絳摩示病退息隨宜一彈指頃隻履西歸邈焉

逝矣我心則悲薄莫致誠庶幾鑒之尚享

右修職郎權臨安府觀察判官羅公旦

嗚呼哀哉師真無意於茲世耶抑佛祖之道當平沉而莫之繼耶何一病遽蛻人天欲挽而不可異也師之春秋七十有五不可謂不壽而大法所係學者宗仰雖百年而猶未慰也自臨濟以來顯道設教者不知其幾而光明俊偉未有如師之比也方其首衆京師結菴洋嶼頭角未露於諸方霆震已驚於群耳蓋師之所得盡先聖之淵秘而材力雄健又有絕乎其類者矣觀其開闢道奧論議駿發浩乎如河海之莫際及夫戲弄翰墨一落千字并孔老以為言混三教

西之十一

而一致世皆稱師聰明之過人博聞而強記而不知此皆其細也握千聖之要機揭明鑑而洞視自凡學道之徒有過乎前者不待片辭之啓而淺深洪纖皆得其肝肺則師之服人有前輩之所未至故一時震動四方響應魁壘不群之士悉雲赴而川會一登鄮嶺兩主徑山樞衣於座下者率二萬指名聲登撤於九重而王公以下莫不斂衽而欽事昔其未見於世也衆欲正其師位而其得罪遷徙也日夜望其復歸歸而既老矣羸粮影從者視所之而輒詣及其謝病退卧而衆環繞弗散者猶幸其一言之誨嗚呼孰知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法鼓晨裂流星夜墜剡尺紙

以 上奏即吉祥而飄逝我生不淑習業蒙翳疏導
澆滌惟師之恃今師已矣野干亂鳴蛙鼃嘈雜將何
所而止戾也薄奠勸陳繼以雪涕非獨悼一已之曷
從蓋將為天下學者畏也尚享

左承直郎添差臨安府觀察判官王明發

惟師道滿四海萬衲一師坐斷今古不留一絲昭然
若揭日月而行而示人以不疑浩乎猶河漢之無極
而人莫測其涯所以能續佛命脉而起臨濟於中微
師今云亡天人疇依聞者見者亦孔之悲嗚呼住也
無任去也何為師於中間湛然不移嗟子小子器淺
識卑 與其進不以遜遺修勸覺靈亦既後時滄茗

以奠姑寫我思尚享

清淨居士李琛

惟師道大德備識明行凜赫赫若大霆震一世皎皎
若碧潭瑩秋月視生死如去來括造化於筆舌真所
謂臨濟之宗師佛乘之人傑也嗚呼子與師衡陽之
相逢屢奉於從容握手露情實同契開心宵昭然發
鄙屋而覩光輝洒然執熱惱而濯清風歲在辛巳之
春晚振錫凌空於陽羨子適值於造朝偶參差於一
面迄偵伺以言還遂欣然而獲見方將拔我於流俗
之中慰我於生平之願夫何尺書遠寄九祖下被丹
青儼然偈言疏示稠封而來足以見意遺墨未乾遽

尔長逝感德惟勤豈不興涕謂師之亡神怪茫茫謂
師之存白壁無痕或隱或顯其道弥尊掣金鎖而碎
玄關收劍鏃而掩崑崙琛也辱在交舊輒致其勤備
繫誠而盡意庶不忘於妙喜老人嗚呼哀哉伏惟尚
享

淨智居士黃文昌

嗚呼我生遠方俗學所蔽區區見聞惟執文字役役
世塗莫匪嚴利不聞師名况復法味頗疑曩劫曾預
佛記深禪妙句時感夢寐癸酉仲夏一病幾躓悚然
驚悟回向真諦始知有師道滿天地其後三載實始
相值初瞻相好生大欣慰無怒一機偶發妙契師笑
謂我何從得是勉哉弗媮成訖法器闔宗歸仰父子

武之六

兄弟下及兒童奔走承事師適長沙執別蕭寺我既
潸然師亦出涕云何導師未免情累乃知緣會非止
一世師居徑山我亦三至今春之來乃獲給侍師不
少留泊然而逝純隨後供我則無愧結集法藏又出
師意敢有不訢以負大施師之道德本不容議或贊
或毀空中飛虬去來生滅非一非二我獨何為感歎
戲歎邪見崢嶸正宗凋弊臨濟法道寂寥誰寄唯是
之憂日墮清淚尚享

無住居士袁祖巖

嗚呼天地雖大有形斯彰日月雖明有數可量惟我
大慧孰為乎方若其有陳為謗之端往歲瞻禮寓于

四安親授法語盡平生歡豈期遺誨遽成永訣波旬
外道固不欣悅從渠喧囂如湯沃雪孰知我師不用
言說本自無生今則何滅四方有知涕淚哽噎引脰
長號饋奠以別尚享

右修職郎新洪州司法叅軍王中復

嗚呼極天下之明不足以窺師之道妙盡天下之口
不足以言師之盛德其所以粗見於世者至仁之功
如慈蔭妙雲混元氣而覆三界無礙之辯如天潢之
水決萬仞而經九域賢愚由是以知歸狐狸於焉而
屏息方其身蹈世網竄流夷貊不陋而居至者猶識
彼魔方熾孰戰而克萬里生還槁項黃馘

帝衷簡在 天章屢錫寵以嘉號麻光赫奕歸老林
泉為世所式胡不百年以休南國嗚呼生死去來雖
如昨夢在師處之固已無憾其所可惜者季世末學
將無所憑依使野干夜號正道滅熄墮堦索塗不見
斗極嗚呼哀哉中復二十餘年辱知甚厚不鄙其愚
推挽是力三年薄領調官北來登山頂謁晝談至夕
約我西歸從容數日豈期三月遽返而寂悵音容之
莫追歎山川之改色陳薄奠以薦誠寫忱辭之萬一
尚享

左文林郎常州軍事判官趙文恪

惟師道尊一代提法之宗拔邪歸正佛者知從教闡

宇內罔不師崇名起如日破驚愚蒙實大聲聞達天之聰大慧錫號允諧僉同百世之下聞者嚮風文恪久奉周旋辱不鄙庸知愛特至洞察心宵師去莫留我念無窮言雖在耳曷瞻其容官縛于遠修祭阻躬覺靈不泯領此素衷尚享

左文林郎充江淮都督府淮備差遣蔡頤

嗚呼道有正傳法無輕付不落言詮悉由心悟死為可樂生也有涯作如是觀所見則差惟大慧師絕離倫類晝夜晦明混融一致去來自我戒定俱捐闔廣湖江身百億千念昔先人參同默契時出禪機與師游戲我之識師實自孩童首辱受記將謂擊蒙乃者

式三十一六

謁師于鄞之水撞鍾迎門萬二千指昨秋邂逅西湖之山豈意此別終焉莫還方外所期曷悲永訣有志于茲疑將誰決紛紛邪解亦謂宗師臨濟餘風繇茲懼衰不有克家孰能振起諸見掃除請從今始師雖往矣師則長存敢不歸依以實斯言尚享

右通直郎充江淮都督府幹辦公事羅博文

嗚呼揚歧之旨四葉而得圓悟已大其門而起其宗矣五葉得師而其法益光明盛大惟師具爍迦羅眼用劔鋒上事踏翻小艷之章透出薰風之句縱橫妙用卷舒自如臨濟德山大機大用訶佛罵祖坐斷諸方於一竹篋頭鍛煉百千袖子隨其根器各得受

用諸多上足皆叢林之梗榘法筵之龍象門庭之盛
儼然如馬祖雪峯之當年也博文早服高風頓扣茲
事纔通消息許以針芥且言已發決定之志他日聚
頭必無疑也師由回鴈復遷程江間關歲月始得南
歸負笈謁師由杭走明乃獲相見於鄮峯之下以踐
前言一聞法語即契初心然後知先覺之不吾欺則
師於我實有解黏釋縛抽釘拔楔之力也唯當拗折
竹篔如燒禪板庶可少報不爲我說破之恩耳得師
遺墨豈勝愴然屬以王事遠適贛川哭師龍山阻造
塔前迨乎歲晚始返淮堧謹遣伊蒲之供遙瞻雙徑
之巔慈法幢之忽仆念祖道之難傳得法眼者可不

著鞭惟靈光之不昧鑒誠款之勤拳尚享

右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事賜緋魚袋向滌

嗚呼我生雖後尚及老成惟師妙喜百世一人人天
所宗如龍鳳麟方袍圓衲此特其形通萬物於一理
孰知其真滌自幼歲已聞師名見師宜春如觀景星
師曰可教朝夕是親以訓以誘以規以箴凡二十年
幾登師門荷師不忘久而益勤頌其鈍根頑冥弗靈
不足以承師之誨而徒存此心今師往矣出摧川湮
此道此法誰與主盟滌也無似身方埃塵聞師順寂
失箸悲驚嗟太山之安仰歎此志之不伸嗚呼窮通
離合去來死生師之視此如夕與晨滌復何言區區

此情彈指東望為師具陳情不自己師無我嗔嗚呼
哀哉伏惟尚享

右奉議郎監行在左藏南庫路

惟師天之秀靈道之軌範以達磨法髓起臨濟宗風
直截示人纖塵不立一有得者望而知之自古以來
至今未見方羣生之咸賴何法梁之遽摧所謂師之
存也於其可見之時當見其不可見者所謂師之亡
也於其不可見之時當見其必可見者乃知師非存
亡之所能繫也某夙承師訓蒙獎提為最今也咫尺
鞅掌是拘為此道以興悲奉深心以為報伏惟尚享

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張伯厚

武之二十八

制行卓絕處已剛方其心金石其操冰霜早悟法眼
聲名四揚空門領袖學者梯航曩自臨安與先子游
匪勢利交實臭味投道同德合情意綢繆一懼讒網
同膺禍尤安之若命曾不為憂雖在貶所書問相周
迨其俱還契好愈休先子早世師為痛苦既致奠禮
又臨柩所恤亡念存德莫比數恩懷于衷圖報自許
師今云亡一毫莫補凶訃遠聞悲極肺腑師之無恙
遠近是依師既逝矣人誰適歸彼蒼者天胡不憖遺
菲禮致勤師其或知尚享

左朝散郎直秘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賜

紫金魚袋何麒

四百字
咄大慧師肉骨身無盡老佛雲門僧作小閻梨已英
靈圓顛出世諸方驚振海潮音為發嗔自謂佛日開
群盲倒推臨濟拖雲門踢翻晦堂喝東林我為童子
居蠻荆立老佛傍識其人劫火熾然無不壞師見我
文張口駭向道元來無盡在此語示人當再拜龍象
奔騰越天海末法禪和多蝦蟬謂師不滅固捏怪喚
作師云亦癡騃二乘住世名應真捨死趨生為大乘
太虛不沒師長存慧日杲杲元光明

右承務郎守太府寺丞王之奇

嗚呼之奇癸未窮臘有峴首之役道經玉泉見住持
僧云道顏西邈且報佛日禪師下世慨然悲愴移日

之奇初識師梅陽同憂患四年以相敬愛不衰然
窮冬盛夏圍爐納涼談古今論人物無一日不相從
及乎分首猶眷眷不忘後雖再會徑山及輦下亦猶
前日但各以事奉不如曩日之款也惟禪師津梁法
海為禪之宗盟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然之奇迂踈
未嘗及此不敢妄議惟公英明剛果出於天資少日
從諸大老游能道前言往行亶亶可聽故下視後進
學士大夫又賦性狃急故不相知者以不遜加之嗒
乎盛名之下難居况以坊內之事責方外之人乎公
名既熏天亦有疑似之謗但之奇四年之中款接既
久觀公細行所謂瞿曇氏之戒者則無毫髮遺恨公

今往矣姑以平昔相與之義及世人所未知者筆於
紙而奠之不復為世俗禮香茶蜜炬亦徐孺子生芻
之義也尚享

儔與

佛曰大慧普覺禪師游逾三紀矣忽聞圓寂不
勝悲愴天下獨步宗師云亡孰不歎惜自惟衰
耄屏跡海瀕莫遑躬致茶果之奠聊賦詩一首
以寫我心云尔

一真居士莫儔

竹筵常握振宗風妙喜橫行四海中喬嶽下覽衆山
小真龍盡洗凡馬空名標普覺白日並塔曜寶光祥
靈籠居士幽棲身懶動遥瞻明月恨何窮

武之七十

雙祝居士鄭績隆興改元十月九日致薄祭于

大慧普覺禪師塔前遂作五偈以道追慕之情

嶺外歸來又八年舌頭無骨口瀾翻有時穿透九流

去湧出楊歧頂顛禪

句裏呈機也大奇箇中消息不思議只緣心地明知

日識得飛龍或躍時

明月堂前月色新青山過雨絕纖塵松風凜斷碧雲

合不見堂中舊主人

殿角生凉得力句縱說橫統河沙數如冷木倒藤麻

拈且道句歸何處去

八月十日五更鐘吹毛用了匣藏鋒想當幾浩自由

颯不羨沙場定遠功

釋音

螯莫交切

蠟徒得切

顛音盧

癩於井切

赫呼嫁切

鑿音歷

颯音歷

炮徐也切

欲胡感切

剽疋妙切

嗜將吉切

怒奴歷切

滄音餘

颯音歷

覩力和切

莠魯當切

莠音酉似

滴余律切

鄒莫廉切

滄音餘

颯音歷

媮他侯切

滄音餘

熄音息

沈氏律切

滄音餘

滄音餘

滄音餘

晚於阮切

滄音餘

滄音餘

滄音餘

滄音餘

滄音餘

滄音餘

讚方外道友

紫巖居士畫像讚 并序

士君子學先王之道必由孝敬忠信而入雖曰未至亦足以聳動時聽誇示後來子欲拔其本揚於世以厚風俗捨紫巖而誰初識公於京師時為奉常簿公務之暇來從園悟老人遊神澄而量洪志堅而氣正目不妄視心無他緣非聖人之言不發於口明靜淵默淡然如止水之不搖未嘗譁浪笑傲蓋天資也後十五年再會於吳之四安時公身已貴名已大功業以成而明靜淵默與昔無異焉又三年予得譴來衡陽公

武王

亦退身矣。母太夫人居長沙新第，名其堂曰盡心。蓋盡其心以事親而食息不忘於君，顯忠孝一而不偏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子曰：性者，天性也。養性以事天，則不忘本也。公之盡心苟異是說，非子所知也。衡陽廖侯繪公像來求子讚，子與公有方外之契，義不可辭。謹叙其略為作讚曰：

偉哉紫巖昭代，著龜垂紳。天朝恢張，羽儀功成。歸休韶歲，光輝自專。一壑甘旨，庭闈盡人子之心。以事其親而造次必備，盡臣子之心以報吾君而顛沛罔

卷之七十二
四十一

欺。夫是之謂孝。敬忠信之道，進退躬行而不息，深入淨名之不二者也。

侍郎胡公明仲畫像讚

剛健純粹，風度凝遠。弟昆王謝而不逸也，窮理盡性，得聖人之精微，心了其妙也。歲光匿德而不忘，吾晉効葵傾於曜靈也。見義便為，若迅雷之破巨石，仁者之勇也。攘斥瞿曇，紱除老氏，疏通闕里之正脉也。吞濤江，葺五湖，內太虛，其量綽然而有餘也。即此而見之，歟！捨此而見之，歟！具眼者其鑒諸。

游運幹蕭卿畫像讚

鞞袖拖筇，行而趾步如春。花粹然和煦，筆端風生。

揮掃塵霧是善耶孰好非蕭卿耶孰惡是非好惡
俱不足以私是公唯疲瘵之氓喜而暴貪之吏懼斯
可以為大君子之據

安撫劉公方明畫像讚

長沙開福宜禪師知妙喜與實文公有一日之
雅遣僧惟覺持此像來衡陽求讚不得而辭為
之讚曰

氣吐虹霓粹然平易袖活國已驗之方抱廊廡大成
之器筆端語言宵次忠義致吾君於四三王而六
五帝是皆韓吏部數百年遺風餘烈觀斯人而知斯
文之不墜

直閣向公宣卿畫像讚并序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其名稱者也臨
大節而不可奪而已公之為政也非苛察而盡
蠹為之膽落者非使之然者也謂職分當然而
身正而已公之介廉非著意以矯世而効伯夷
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也非徇私
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公
之為文也非鈎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
遣辭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施設也非能
捧土而塞飛湍之瀑流者也行其義之可行止
其義之止而已然為學為政介廉明白文章

施設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義入神窮神知化
居一室而發樞機於千里之外善應而動天地
者不可得而形容也予以是故作公之讚而重

其詞曰

頎然向公岌岌堂堂烈如夏日嚴如秋霜至剛而柔
至柔而剛孰謂却物能圓能方以是而見有而非有
郢匠揮鎔徒誇好手明鏡當軒孰逃妍醜賢德賢業
可大可久 又野服像讚并序

子罪居衡陽閱三載聞公守衡蒞政洎平昔出
處大略於衡民遇節必立應機必斷推經旨以
行已本仁義以及物事無大小剖判是非罔有

孫

九

顛倒公以為是則盡寰宇之口以非之而終不
能非公之是公以為非則盡寰宇之口以是之
而不能是公之非故能活已卯歲之飢民數萬
於垂死至今衡民以吾父稱之則知公行已及
物居是非之間無遺恨矣衡民繪公像建生祠
於青草野寺以奉香火子因觀其像而作讚以
慰衡民戀德之心而丹青匪妙略無彷彿公之
猶子深之出此本相示少分似之子亟呼畫工
摸而易之以冠裳書前讚於其上以歸深之抑
留此本為林下道伴復作讚曰

野服幅巾而戴馬於山林之訥如也分虎符為真明

洪道衡陽之字子鑑如也受命於急難之間而袒肩
荷負兮岳如也正法奉公以禦吏而柔明兮水如也
坐霜臺掃險捷之訟而空囹圄於太湖之陽兮電如
也前讚未盡公之德兮今讚亦聊復爾耳知公者誰
雲門村叟而已

峴山居士徐顯謨畫像讚

我欲讚此公此公不受讚又欲痛罵之亦復無可罵
讚之與罵之一筆且勾下或曰如公之清潔高廉聰
識通朗與夫徐孺子郭林宗之流又何以異哉妙喜
聞之而笑謂之曰是亦跌蕩放言高談無畔岸傲世
之匹夫何足擬公而嘆訝耶其可貴者目送歸鴻氣

永

正七十五
正七十五

橫雲漢自言不斷媯怒癡而亦不與之俱只這如意
摩尼畢竟無人耐價且道這一絡索是讚耶是罵耶
苟或於此狐疑一任妍窮周易遍推六十四卦

同前

釋迦演化西竺乾助揚金粟何巍然達磨來茲東震
旦亦有龐老扶其顛翻思命世寧乏賢峴山居士超
塵緣一言定當諸佛祖與二大士相摩肩彼也此也
有殊異證也徹也無後先太虛不受頽陸筆火聚那
容蚊蚋延丹青一幅心手妙卓犖氣宇凌雲煙未是
此公真面自更觀皎月凝秋天

張敬猷昭遠畫像讚

悟徹諸法無我果於諸法自在談笑出入生死敢與諸塵作對世出世間大丈夫一擊鐵圍百雜碎

覺明居士夏運使畫像讚

覺明明妙趣不留元字脚佛祖出頭來一時都掃却
沒人情有禮樂鐵脊梁硬曝曝堪任荷擔這一著妙
喜恁麼老排大似助桀為虐

向侍郎畫像讚

佛道魔道兩俱掃世出世間亦虛閑箇是塵中了事
漢涅槃生死不相干

劉通判 庚申畫像讚

財色功名一刀兩段立地成佛須是這漢

武之字六
武七十六

郭縣丞畫像讚

神情淡然風骨粹然袖手儼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絃
如水在川文章事業遇物發宣普而不偏夫是之謂
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遠孫雖我不負丞而無丞負子
之歎者也

徐和仲畫像讚

神清而和氣勁而訐文武雙資大巧若拙奉公勤廉
賦性介潔於朋友信而誠可以託生死然頭戴棊盤
好為面折似虛舟而觸物若霜風而掃熱
毀耶妙喜觀徐和仲之畫像撥筆代渠作如是說

徐明叔畫像讚

棋口秀目無依無欲落筆造詞神驚鬼哭心造玄微
如石巖王勁氣橫秋不可攬觸還見麼夫是之謂徐
明叔 同前

鷄籠山下滴瀝水邊燕窠城裏生得箇徐明叔不學
瞿曇不學老聃不學孔丘而瞿曇老聃孔丘所有底
悉白具足野服幅巾撐七尺之霜筇與張翥李細錢
嫩半醒半醉似利刀新猫兒頭竹竒哉妙哉汪哉洋
哉何莫由斯哉而乎文郁郁若道渠儂自有官業能
書解篆吾說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李幼雅畫像贊

氣勁而和於物無內方外圓清簡儉素與朋友交

武
九十七

也誠而謙奉公無私也勤而廉天不祐善若人云亡
士林凋喪孰不感傷吾是觀斯像而作此讚乃公
之實錄也可與日月而爭光

路檢法畫像讚

不斷煩惱入涅槃不離俗諦談真諦精金百煉出爐
治豈畏重將烈火試人言此乃如一公我道渠非渠
即是等閑步武清風生掃盡士林寒乞氣

本閑居士畫像讚

天邊月白本來白林下風清元自清幾人到此昏昏
醉只有渠儂獨自醒因且莫強塗糊渠本不如此識
之者是箇沒妻子底龐居士不識者乃無人情底王

蠻子

楚侍郎畫像讚

謂渠似維摩耶無佛病法病謂渠似龐公耶有男婚
女嫁超然透過兩翁畢竟二邊俱化夫是之謂榮二
卿袖手儼然神情閑暇者也

方經略敷文畫像讚

岌岌堂堂七尺軀無心合道暗相符針鋒頭上天關
透世出世間真丈夫

無相居士畫像讚

渾鋼打就脊梁骨磊落塵中過量人一去萬牛挽不
住箇是渠儂身內身

太虛居士畫像讚

西山人

袖清徹骨氣和如春葦不入口酒不濡唇正倫何也
太虛無雲或謂妙喜讚者為誰曰無相居士克家之
子忠孝兩全底鄧伯壽之真

趙觀察畫像讚

世味淡薄靈龜五臧併臧其一鋒穎莫當造次必於
是訓子以義方釋袖携節步武頎然岌岌堂堂是謂
士林堅好木乃釋門外護之金湯

蘇知縣甫明畫像讚

樞口秀目心清寡慾為政不苛姦蟲潛劔我說是言
如響應谷觀者譁曰明甫實錄

孟監場異夫畫像讚

手搦燕壁目送飛鳥傲睨萬物之表了無餘事於宵
中夫是之謂孟異夫乃姚江之陶朱公

徐御藥畫像讚号審觀居士

頎然七尺大丈夫宵次廓然如太虛審觀名實兩相
稱堪與人間作畫圖

歐陽總幹畫像讚

採石江邊李謫仙醉中拏月上青天今觀此士亦如
然飲酒一斗詩百篇

張都監畫像讚

忠義果敢世無敵鐵騎橫衝百萬兵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鎗賀太平

武
山
李
九

李光祖畫像讚

宵次坦夷仁義以字養之體涉風素清癯髯以資之
為政禦吏髮櫛而苗疇之於道不苟篤信而躬行之
夫是之謂李光祖佩絃千百而愈緩靠裏昏而無斷
者也

陳逍遙畫像讚

傲睨萬物袖手儼然氣清神定矯若飛仙夫是之謂
陳逍遙慈儉躬行而不敢為天下先者也

無相居士畫杜少陵像求讚

可憐能作詩贏得吐中飢終朝醉兀兀駢駟何所之
方敷六畫東坡先生像求讚

道人德名為

禹古東坡如是如是

關里橫梁頹沙
暗嗚叱吒驚天動地

柯信甫畫像讚

骨次磊磊落落舉止如山如岳一生只自修行不管他人好惡

覺苑冲長老求王承宣畫像讚

華陀歸去幾千年此道世久失其傳獨有是公達本源可與此老相老肩我初識公于大梁時已氣槩摩秋霜能生必死於膏肓後無來者前無雙覺苑求子讚是公我今描畫太虛空公術能攘造化功酷熱之際鑿東風我本寡聞無似者荷公道義不相捨倒腹空腸盡傾瀉但看此讚即知也

武
武
武

盧宣教畫像讚

驪袖携筇步武歸浩然之氣吐虹霓不知除却神仙輩更有何人得似伊

歲寒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冰柱兮摩空藤蘿兮倚樹兒古神色清氣平心膽素貧無地卓錫富有照乘珠有問歲寒何似生看取妙喜末後句

孫郎中求羅先生畫像讚

烏髯鬢碧眸閃爍據奪命方鍊不死藥在塵出塵都無染著夫是之謂羅赤脚

畫像讚

風度凝志清溪管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絃有廼祖遺
風餘烈為儒林挺將之賢雖彷彿丹青其一二蓋宵
中蘊妙而難傳夫是之謂傳使君行將拊摩匡山之
雲煙而中興拭目歸宗之禪者也

時將赴南康任

妙心居士畫像讚

野服幅巾非假非真元來這漢是我般人渠常喜我
常嗔兩箇八兩定一斤

王校正畫像讚

莫論節義世希有事業文章物罷休只將一味無求
法坐斷三衢人舌頭

王子正畫像讚

此十一

了達生死如夢事夢中誰復論親疎臨行一著超金
古堪作塵寰真丈夫

王大授畫像讚

堂堂七尺身言行兩相應士林堅好木特秀一枝春
是謂汪溪先生字曰大授志願未伸若驂騑在九馬
之廐死而不亡謂之壽夭將相斯文之不墜也恢張
尚期於有後

唐主管携先文畫像求讚

了相非相見實相一念廓然無背向八十四年如是
修龜毛拂子兔角杖

專
畫像讚

數其後之數其目送飛鳥氣悠然傲睨萬物凌雲
煙飲酒一斗詩百篇

蘭廷彥畫像讚

携筇步武自徐徐洒落風姿氣凜如活計貧無置錫
地胷中富有五車書

俞巡檢畫像讚

紫綬金章矍鑠翁詩書萬卷在胷中便宜從事非無
意每到詞窮即詐聾

歐陽提幹畫像讚

揮毫落紙鬼神泣獨步橫拖七尺筇文彩風流乃餘
事試問貧盡丫角童

羅國信畫像讚

蕭然一枕卧長空寶座蓮臺信已通七十二年好消
息一時分付與春風

錢計議畫像讚

一生咬菜根清淨無倫比臨行一著竒猶如脫弊屣
要識錢子虛恁麼而已矣

鮑知府畫像讚

野服幅巾矯若飛仙神情閑暇訪道參禪夫是之謂
鮑使君不被八風五欲之所纏者也

張太守畫像讚

顧克頤博難長
地石上坐頤神孤松倒掛倚巖

搖清音

又作僧像求讚

丹青在已已行年七十四雖然無度牒形儀十分似
董太尉畫像讚
不為富貴所折困孤松之下坐磐陀撥轉上頭關按
子堪充震旦老維摩

湛淨居士畫像讚

坐石握拂不可輕忽湛淨如如胸中無物

妙觀居士畫像讚

揮袖拖筇步武清風燕巖谷之暇日無留事於胸中

李運使畫像讚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開示現宰官身便作儒林出格人野服幅巾歸舊
隱游戲寰中物外春

張侍郎畫像讚

透出天關抹過地戶斗轉星移日輪當午廓仁義道
德之門塞邪非鬼趣之路夫是之謂無垢老人慣向
百尺竿頭進步者也

趙知宗畫像讚

撥行奪市得人憎攪撓叢林罵葛藤妙喜退身三步
去諸方誰敢弄精蒐

唐大夫畫像讚

一未讀經參淨無物可連要識此公落處便是

妙喜齊年

徐侍郎畫像讚

謂是俗人世事全疎 謂是苾芻 有髮有鬚莫惟
宵中淫遁都盧面黻模糊不修戒定慧而求出世間
法不斷淫怒癡而不與之俱好箇人中癡鈍漢亦婆
羅門外道之徒歟

幻住道人畫像讚

有月上女之英氣而不逞機鋒似靈照之逸羣而不
誇作略驀過邪師默照之深坑高出二人頂額上一
著生鐵鑄就脊梁渾鋼打成雙脚此是女流中真大
丈夫不為八風五欲之所轉者也

武十四

楊太保畫像讚

人言此是楊太保我道梅陽護法神天資忠義不諂
曲一片精誠正直心

孫參政畫像讚

窮理盡性入佛知見七十八年空中閃電

無垢居士張侍郎畫讚

攬遍三千大千界都盧自買又自賣而今本利一時
空却去貧兒覓索債渠活計我偏知半聾半啞半獸
半癡猶自赤手討便宜常將掃帚畫娥眉

雙槐居士鄭參議畫像讚

覩累布留外境無所緣內亦無所受

坐石倚枯松知音試窮究世間出世間一網都打就

韓尚書畫像讚

野服幅巾携筇蹕袖目送征鴻心無所受實百代良吏之師乃十世昌黎之後只向是處行不為文所囿慷慨特達大丈夫處事若日輪之當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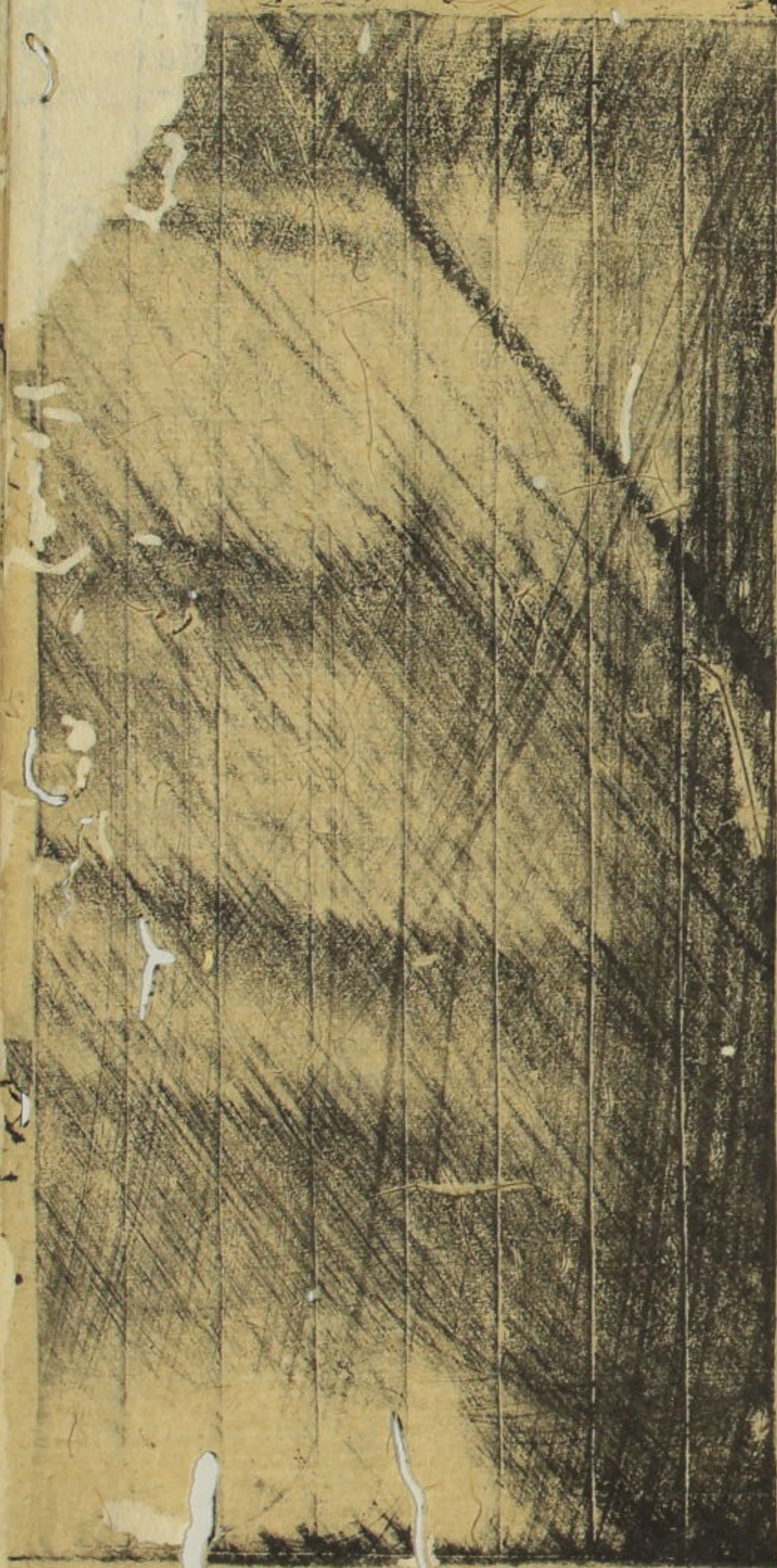
錢侍郎畫像讚

不貪生死諸欲快樂不隨想倒見倒心倒夫是之謂世間出世間大丈夫坐禪牀握拂子儼然在一切人眼睛中不須向別處尋討作是說者為誰雙徑明月堂妙喜宗杲

妙圓居士張知府畫像讚

或分五

宵中元有五車書納江湖於度內兮綽有餘汪洋如萬頃之陂兮未讓江夏牛醫兒夫是之謂妙圓居士與妙喜相期於此道兮世所希者也



讚佛祖

釋迦出山相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道樹鹿苑自起自倒

文殊問疾二

只知贊不二失却一隻眼自號七佛師去而不復返
俗漢自病無端插嘴引惹詞訟至今未已

入定觀音二

瞑目危坐示那伽相觀音妙智一椎兩當住寂靜地
應刹塵量法如是故無礙無障
身不動搖心入正受一點靈光如日當晝

維摩居士二

佛病與法病一掃兩俱盡傳語老維摩惜取窮性命
空諸所有深入不二舉一針鋒驚天動地

觀音達磨相對像

達磨觀音觀音達磨我即是你你即是我一身兩名
鼻孔耳朶彼此無言相對淡坐坐不坐咄當甚熱大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五十餘年打坐不知等箇甚麼直饒主伴交羅未免
當頭蹉過

初祖達磨大師二

枯松之下坐磐陀著意忘懷兩不蹉來者直須高著
眼擡眸鷄子過新羅

竺乾不容住憊懣涉流沙打落當門齒猶言五葉花

二祖

換却頭顱骨無端又易名斷臂立深雪笑殺那邊人

六祖大鑑禪師

咄這老漢且去准米傳甚瓦鉢衣盂謫得四海鼎沸
今日見你形模元來也只如此

馬祖大寂禪師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透過兩重關畢竟是何物

龐居士二

去年昨日繫腰間知與誰人作對談筵籬放下高叉
手應機何必口喃喃

無生本無說說著即話墮骨肉團團頭大虫看水磨

布袋和尚

警首龍華補處佛不肯安然住兜率却來鄞市要尋
人人間指作白拈賊赤搯兩腿箕踞坐賣弄麻鞋逞
奇特口中時復自喃喃唱言我是真彌勒
藟苴不存儀軌亦無將將濟濟十方法界虛空都在
破布袋裏驀然開市解開撒向街頭卷尾南無彌勒
世尊家風如是而已

拈擦棒挑破蓆倒街卧路求乞誰知觀史陀天元無
這箇消息

藟苴苴全無定度十字街頭遭人點污

臨濟和尚

色如淋了灰堆喝似旱天震雷雖有窟窟慥慥却
隈隈穉穉咄咄是甚麼不得這箇道理定作一枚
賊魁

面上少和氣肚裏多骨董可惜三頓棒打這老漆桶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腦後見腮村僧向上
更有一竅

普化和尚

瞳開三角殺人眼緊握拳頭聳兩肩佛祖位中留不
得却來鄞市掣風顛

雪峯真覺禪師

這箇漆桶也解爆裂掇款結案只得一椽如何是那
一椽嶺上寒松天邊白月滅滅

法眼李王相對像

人王法王有真偽天眼法眼無纖翳一幅丹青兩得
之究竟同歸第一義

言法華

藟苴全無儀軌常走街頭巷尾口頭雖誦蓮經肚裏
長思喫底人言凡聖莫窺妙喜獨識得你咄哉破落
村僧脫却一雙木履

五祖和尚

賤賣檐板漢貼秤麻三斤多少參玄士錯認定盤星

說我元非我言真不是真直饒傳得似猶未別其神

圓悟禪師四

突出兩箇當門盛舌本瀾翻似紡車擊石火中呈醜
拙閃電光裏復周遮捺却膝聳却身做摸打樣弄假
像真如今縱有這伎倆擬將分付與何人
謗於佛毀於法十分藟苴一味孟八面目可憎好與
推殺正法眼滅瞎驢邊咄將此身心奉塵刹
更不葺覆開口見膽學人不會却成檐板
咄哉藟苴川僧偏要欺瞞魯子盡用無限神通未免
歸鄉卒死將謂有多少奇特伎倆元來只如此

覺範洪禪師

透得雲庵一字關愛論曹山三種墮筆端之上海濤
翻橫說豎說渾無過贏符籍甚之名幾取殺身之禍
文章未讓孔丘談禪豈肯達磨諸人還見麼休尋無
髮官人且看僧中措大

死心和尚

禪又不曾一味龕慥是讚是罵道道道道

佛燈珣和尚

空却闊浮世難求此箇僧若將言語會直是得人憎
罵佛又罵祖誰知元不曾請君抖擻精神看莫認渠
儂作佛燈

南華曷和尚

平生頂門眼照徹無纖翳太平與南華逢場便作戲
七月十六朝雷聲震天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牧庵忠和尚

內心寂靜外緣屏絕悟處諦當用處親切一棒一條
痕一擱一掌血忠道者家風須是妙喜說火裏烏龜
飛上天六月紛紛飄瑞雪

和山方和尚

仰梨敦寧坐胡牀虎視叢林百恠截莫道死心今已
死死心有子不曾云

普照英和尚

擊塗毒鼓說無味禪以覺為印印覺羣情得佛祖之

要妙微萬法之根源於刀山劍樹上奪衲僧性命向
鑊湯爐炭裏以此事流傳是謂大法之梁棟苦海之
舟船若也向這裏提撕猶如掘地而覓青天

普照欽和尚

擊碎瀉山塗毒鼓任運騰騰過此生莫恠世人渾不
識常從佛祖那邊行

佛日才和尚

佛日讚佛日非真即是真有問似不似掛起便鋪陳

普明和尚

證長靈般若之體得圓悟大機之用燕坐雲川三處
道場靜聖儼臨半千之衆念此道之凌遲若一絲引

此

千鈞之重祖肩荷擔如山不勤夫是之謂普明老人
如箭射的而百發百中者也

泉州勝和尚

大坐當軒膝橫柳標手不駮蚊脇不至席有時象王
回旋或作獅子返擲燈籠與露柱交參占波共新羅
鬪額知師者謂六月黃河徹底冰不知師者謂九秋
霜月連天白饒伊亂度量是韶州客

妙空佛海訥和尚

妙相怡然耽耽虎視恢雲門一字之玄風闡三句為
人之巴鼻掃浮非歸寶地把定佛祖要關不許衲僧
吐氣夫是之謂妙空佛海老人建法幢於大道顛危

之際者也

含清照和尚

興化棒未折克賓話已行雲居雪峯老日午打三更

天王光和尚

真獅子兒耿耿虎視神定氣平身心不二悟祖師禪
脚踏實地橫按摸椰如是如是

開善護和尚

鐵面巖稜全無柔和氣銳性剛不受折剝賤剥瞿曇
檢點達磨好與雲門一狀領過

南華明和尚

凜凜威風有規有矩起東山雲施曹溪雨一句當陽

武平

截斷露布我今讚之超今越古

南安巖瑯和尚

雲庵的孫湛堂嗣子虎視眈眈無彼無此一擊塗毒
聞之即死南安巖畔日高眼便是渠儂逸世禪

玄沙昭和尚

栗棘蓬金剛圈唯此老是真傳若也信不久且聽渠
說禪作麼生是渠說底禪狂火著油煎

慈雲祖和尚

參徹先師逸格禪知音不遇且如然而今毛住慈雲
寺贏得清聲播大千

國清遠和尚

這川芦且無真無假一條白棒佛來也打史有一般
長颯解向鉢盂裏定馬

馮山慧和尚

虎頭燕頰將軍相橫按一節物表高一口守閑吞佛
祖有何魔外敢說說

能仁敏和尚

形儀軟似綿脊梁硬似鐵冬不畏寒夏不怕熱夫是
之謂敏和尚無窮福利而不自矜者也

正堂辯和尚

傳佛眼道說逸格禪不立窠臼不滯語言作自得之
鼻祖為叢林之美傳夫是之謂正堂老人乃得魚而

志筌者也

山東惠雲金師翁

有威有德人皆敬畏劈面上聞且不要諱

山東惠雲周師翁

磊磊落落如山如岳據坐五峯清風也系箇是惠雲
周大師誓首祥麟一隻角

盜官慧生庵主

昔日生法師講得石頭點今日生庵主亦把家也展
盡得渾相似堂堂不可掩求我讚稱揚碧眸光閃閃

喻彌陀

箇是喻爾陀傳來不較後觀瞻如真及淨處薩婆訶

寧秀和尚

兩眼對兩眼各擔一片板合得無錢博會倍非遲晚
傍觀有人敢定當許伊曾喫大虫膽

保寧秀和尚

坐鳳凰臺傳天童道自在情活不屬作造失鄉闕者
方便指歸迷寶所者引之令到一條渾鋼齊梁鐵棒
打之不倒觀者高著眼且不得草草

夢庵信和尚二

住世七十八年提持向上一著鎮鄒膝裏橫按八倒
七顛俱著

伽梨教宰坐孤風迥絕攀頂額上一著不許衲僧參

忍臨機不見師因真空道人慧行從來嘉來要窮究
此一沒大事因緣今日請為衆普說山僧有箇頌子
舉似大衆欲明那一著須是決定志豎起精進幢斷
了前後際不隨聖與凡豈論塵兼細抹過太虛空直
入如來地

卷第三

大慧先師以無量三昧辯才秉
佛慧炬洞燭人心承學之徒隨
說抄錄散落諸方末後毘盧道
印法兄哀次編正總為一集名
曰廣錄前後顛末了然無遺昔
釋迦老子住世七十九年說法

三百餘會臨涅槃時於金棺中
現露雙趺以示迦葉迦葉告諸
比丘佛已涅槃凡金剛舍利非我
等事我等當結集法藏無令
斷絕道印法兄之用心與迦葉等
然當時迦葉一言之後阿難依

教奉行佛之奧義徧滿沙界
祖慶親炙先師之日晷久敢不
奉承道印法兄之用心鏤版刊
行以廣其傳庶幾見者聞者同
悟真如佛之慧命永永不絕古
語云自未得度先度之者菩薩

護心學者當有以高祖慶附麗阿
難之本意紹熙元年四月結制
日祖慶謹跋

武シクニ



大慧普覺見禪師語錄

